

推薦〈禪說公案〉函

智圓法師繼〈禪門五十三參〉後，再匯集〈禪說公案〉五十八則，交由台灣佛教正見學會出版，為禪華道場同修最近著作新書之一。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金剛經》曰：「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啥是我人真面目？見相的眼球後躲著誰啊！很多人以為目前拖死屍的那個我就是。本書告訴大家能見的那個我還不是如來，並不是我人的本來面目。那也就是被雍正皇帝(1722-1735)嚴正批判為魔說的《心燈錄》一書，標示的就是那種錯誤的見解。

乾隆(1735-1796)認為「蓋一座喇嘛廟勝過十萬大軍」因為繁瑣的儀軌，永遠誦不停的咒語，非常吸引人，也可消彌蒙、藏軍士強健體魄的暴戾心性。如此，大清西北方無戰事，方逐漸獲得數十年和平的國度。其實，宗教對於文弱的漢人知識分子，何嘗不是一種永無盡頭的探索秘境。

禪宗因為在乾隆的宗教政策下，並不被鼓勵。雖然密教的〈大圓滿〉、〈大手印〉也是密宗禪的一種，但也是對藏密信徒最後才亮的牌。漢地稍有智慧的成年人，一頭栽入佛教生涯裡，驀然回首驚起，已是暮晚燈火初上時。於是，追求老實唸佛往生西方的功課，成為上世紀漢傳佛教徒晚年的一再嘆息，也成為告誡後進的叮嚀。

最近十年人人都能夠快速地從獲得網路資訊，也有多部《大藏經》上網提供閱覽，不甘落入老太婆般追求唸佛往生的知識分子，也花費了不少的精力，想理出一條般若覺醒的路徑。可是浩瀚經海無落腳停靠靠岸之處，今幸有禪華道場懸智長老的法嗣智圓法師，願將多年參明公案的心得公開，雖未全盤明說，有心者詳讀後即可心會。

是以，本會陸續出版懸智長老演講套書之後，十分榮幸再度出版本書，並鄭重推薦，以饗三十多年來陸續關心本會的大德們。

正見學會 函 2013. 01. 12

禪說公案

序

禪本不可說，若有言說皆非實義。今以禪說立題，早以落入語言文字，於禪心佛性相去甚矣！然為當今學禪諸君所託，不得不以禪說立義，但願能三根普被，使當代青年學者，悅閱禪學而無憾也。

古人用心禪道，在語默動靜間，在舉手投足間，在揚眉瞬目間，會心契入而不在言說。若要繪聲繪影，強加解釋，或許反誤後學。因此將原文標點編排，謹將難懂難會之句，選釋其中妙理玄要之詞，約畧作解。雖無法將全文以語體寫出，也將有收閱讀之效。

而參禪悟道之竅，首要疑情頓起，如「拖死屍者是誰？」「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或現今慣用的「念佛是誰？」以及把生死大事安放心頭。將此疑情蘊於心中，綿綿密密細細的參，或將一公案疑掛心中，此是宗門常用手法，只怕疑情不起，所謂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提起疑情，照住疑情，細細的參究，提、照、參、是宗門三字訣。參之究之，疑情頓解之境，如千年暗室一燈而明，故曰頓悟。

何為『頓悟』呢？因疑情頓除並無漸次。故永嘉大師曰絕學。假若以時時勤拂拭的手法修禪，以石頭壓草般，或採對治和轉移煩惱，只在意識心上用功者，就有所得，也只是解悟或理悟，不可言曰『頓悟』。此中消息的悟，唯有知者證者識之，餘者皆非禪宗頓悟之法。

但頓悟自性之最上乘禪，依千年禪宗公案所示，有站立而悟，有因雷電拍擊聲而悟，也有突然撲倒而悟，或睹一花一木、、、等各種不同的悟境，但均不離見聞覺知。公案中有難有易，易者勿輕勿而過，常閱思其秘意，自有拍案叫絕之境。難者雖艱澁暗濁不明，是起疑情最好的題材。所謂久參有禪，只要有志於佛道，難行能行而不退初心，天下無難事，況有十方三世諸佛菩薩的加持力，那有不成佛道的行者呢！但願末學所收錄的公案和眉批，有助汝的課業和參學，願祝諸行者早成佛道，於願足矣！

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

有僧來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

僧又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為人東語西話。

師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

〈性空禪師命沙彌把這問僧拖出去。何也？即來參問，又自作解語，此是參學之大病，因見深障重故也。〉

沙彌即仰山。仰山後問耽源禪師曰：「如何出得井中人？」

耽源曰：「咄！這癡漢，誰在井中？」

後來仰山來參問為山靈祐禪師。

為山召曰：「慧寂！」。〈仰山法名慧寂〉

山應諾。為山曰：「出也！」。〈有病得藥而痊，心迷因悟而曰明心，心明智開，禪門見性是易是難矣！〉

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眾曰：「我在耽源處得名，為山處得地。」

智圓曰：「汝能出得井中井，方名禪僧人中人。慧寂一諾千斤重，堪稱為仰龍中龍。」

禪說公案

二、元來是我家裏人

楊岐方會禪師的公案裡，有一則案中案。

楊岐提刑山下過，師出接。〈楊岐出山門接待楊提刑。〉

提刑乃問曰：「和尚法嗣何人？」師曰：「慈明大師。」

楊曰：「見個甚麼道理？便法嗣他。」師曰：「共鉢盂喫飯。」

楊曰：「與麼則不見也？」師捺膝曰：「甚麼處是不見。」楊大笑。

師曰：「須是提刑始得。」又曰：「請入院燒香。」

楊曰：「卻待回來。」師乃獻茶信。

楊曰：「這個卻不消得，有甚乾爆爆底禪，希見云此子。」

師指茶信曰：「這個尚自不要，豈況乾爆爆底禪。」楊擬議。

師呈頌曰：「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為指迷源，殺人無數。」

楊曰：「和尚為甚麼就身打劫。」

師曰：「元來是我家裏人。」

楊大笑。師曰：「山僧罪過。」

〈今不談悟道因緣，重要一句禪話『元來是我家裏人』。楊岐對楊岐提刑的一句話，重如千斤啊。提刑大笑，師曰：「山僧罪過。」幸勿認為提刑是大徹大悟漢。套交情奉迎送茶，是當時的方便，要說真悟道漢，徹頭徹尾的還道甚『乾爆爆底禪』。而這句『家裡人』語，是客套話還是讚賞用詞，很難在文句中求，而宗門燈錄也無他記。故參禪悟道最怕死在言句下，若有人鼓勵讚賞你，不經大善知識的印可下，最好自己回頭來檢測，是否已到萬緣放下，生死不懼，於世間名聞利養，恩愛情如風吹山，了無痕跡牽掛。大徹大悟後，還返來人世隨緣渡眾，行普賢行，但也請別怪山僧的警策語，不見德山道不得給棒，道得也給棒嗎？修禪要有氣魄，要有骨子，外加虛心一個。〉

楊岐小傳：楊岐字樂道，保靜軍節度使重勳之曾孫。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并州錄事參軍，再遷大理寺丞、知岳州。慶曆三年，擢殿中丞、提點本路刑獄，專治盜賊事。乃募才勇，深入峒討擊。然南方久不識兵，士卒多畏懼。及戰孤漿峒，前軍紐，大兵悉潰，岐踣岩下，藉淺草得不死。卒厲眾平六峒，以功，遷太常博士。未幾，坐部將胡元戰死，降知太平州。歲餘，賊益肆。帝遣御史按視，還言：「岐嘗戰山下，人樂為用，今欲殄賊，非岐不可。」乃授東染院使、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岐至，皆恐畏，踰嶺南遁。又詔往韶、連等州招安之。乃約賊使出峒，授田為民，而轉運使欲授以官與貲，納質使還。岐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飽貲糧、據峒穴，其勢不久必復亂。」明年春，賊果復出陽山。岐即領眾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潰，岐感瘴疾歸。蠻平，願還舊官，改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後進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卒，贈右諫議大夫。〉

三、大聖不能度無緣

有僧名釋智〔功上言下〕〔原字，今作辯〕。唐鄴都開元寺。

釋智辯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凡諸經論一聽入神，其所講宣也音辯明亮，每臨臺座，自謂超絕。所患者，聽眾幾。虞其以水傳器，器器不空，繫我獨無。乃辜佛意，遂負箱帙，遍歷名山以詢智者。末至衡嶽寺憩息月餘，嘗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疏義，復自

咎責曰：「所解義理莫違聖意乎？」沉思兀然。偶舉首，見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

辯疑其名嶽之內，車轍原中，羅漢混凡，曾何可測？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

又曰：「儻蒙賢達指南，請受甘心，鈐口結舌，不復開演矣。」

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眾生無緣耳。」

辯曰：「豈終世若此乎？」

老僧曰：「吾試為爾結緣。」遂問辯：「今有幾貲糧耶？」

辯曰：「自北徂南，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齋皆罄竭矣！見受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鬻〔音育同粥用〕之，以所易之直，皆作麩餅油食之調。」

辯如言作之，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垌野之中，散掇餅餌，焚香長跪。

咒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為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鳥亂下，啄拾地上，螻蛄蠅蠅莫徵其數。

老僧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宜講說也。」言訖而去。

辯由是精進道力，不倦研摩，義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卻歸河北，盛化鄴中，聽眾盈千數人，皆年二十已來，其老者僅二、三人。

智圓頌曰：「老辯無所能，暫且餵螻蟻。今生不着便，來度有緣人。」

四、禪師度鬼悟道

前言：〈此公案甚善，何也。對初參而言，若悟侍者比比皆是，也難為深禪師，禪師的喝出，本要他一時桶底脫落，大徹大悟，無奈悟侍者一時不能擔待。要是靈利漢於當下頓入，何其快哉！也勝過百個禪七，故宗師難逢，利根漢也難遇。那得還要文準禪師饒舌，百般折騰，權巧施為呢？故宗門曰頓，千年來不落語言文字，此之謂也。〉

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真淨禪師。

真淨問曰：「近離甚處？」師曰：「大仰。」〈仰山行偉禪師〉

真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滄。」〈慕喆真如禪師〉

真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

真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禪師這一展手，謎倒天下參禪客。〉師一時罔措。

真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

師曰：「某甲不會。」〈此處不明，千山萬水隔。〉

真淨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

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這時的“會”，是禪師的慈悲，還有一大段路要走，若在這裡攔着，閻王老子來時，保證你熟惱在。〉

聖紹三年，真淨移石門，眾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為常。

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

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這時的悟才是真悟，不拖泥帶水，疑情頓解，慶快生平。〉

真淨詬罵曰：「此乃敢爾葺苴邪！」〈葺音砌苴音居，葺苴泥不熟貌〉

自此跡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

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音竄）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後，出沒無時，眾憚之。

〈譯曰：深禪師處有悟侍者，一日悟侍者因見灶中柴火擲出，撞出火花，一時有省。故見深禪師，來通所悟。深禪師大喊喝出。悟侍者一時無法承受，喪志難過，在延壽堂廁所後面吊而亡。從此常見他的鬼魂出沒，大眾都非常恐懼。〉

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壽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耶。」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元

辰下落處。汝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头，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卻在這裏惱亂大眾。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甃，由是無復見者。

〔譯曰：文准禪師知道這事，特別在晚上去廁所，進毛坑準備要脫衣方便。這時見悟侍者（鬼魂）突然提著淨桶進來了。師曰：「待我脫衣。」剛脫完衣悟侍者又到。師事畢，悟侍者便遞過籌子（擦屁木片）。師洗好手召曰侍者把淨桶拿走。悟侍者剛伸手過來，師一把抓住他的手，問曰：「汝是悟侍者耶？」悟侍者道：「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個悟處底麼？參禪學道，只要知個本命元辰下落處。汝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头，豈不是汝當是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卻在這裡惱亂大眾？」語畢師猛推悟侍者，轟然一聲，如磚牆倒地。自此不再見過悟侍者。」（真悟道矣）〕

政和五年夏，師臥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

師曰：「病有自性乎？」進藥者曰：「病無自性。」

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昏迷。」

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舍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五燈會元）卷十七

智圓曰：「度鬼容易度人難，百般挑剔不肯擔。說心是佛執為妄，慚言證悟滿人間。」

五、盡乾坤是個眼

蘇州西禪和尚

有僧來參。

其僧問曰：「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

師舉拂子示之。〈是時禪僧，每每參問祖師西來的的意？的言句。〉

其僧不禮拜，竟又轉來參問雪峰禪師。

雪峰問：「甚麼處來？」 僧曰：「浙中來。」

雪峰曰：「今夏甚麼處？」 僧曰：「西禪。」

雪峰曰：「和尚安否？」 僧曰：「來時萬福。」

雪峰曰：「何不且在彼從容。」〈為何不參究到底，以求決擇呢？〉

僧曰：「佛法不明。」

雪峰曰：「有甚麼事？」〈應該曰：「何處不明？」〉僧舉前話。

雪峰曰：「汝作麼生不肯伊。」 僧曰：「是境。」

《這就是解公案的缺點，若不以平常心看公案，依他作解，執情為境。看他人悟道言語和悟境，就曰我會了，這就是着境為實，是病不是禪。》

雪峰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雪峰知病，更提新問。〉 僧曰：「見。」

雪峰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 僧曰：「見。」

雪峰曰：「凡睹人家男女，林木池沼總是境，汝還肯否？」 僧曰：「肯。」

雪峰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

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

雪峰曰：「盡乾坤是個眼，汝向甚麼處蹲坐？」 僧無語。

〈盡乾坤是個眼，汝向甚麼處蹲坐？難啊、難啊！見舉拂子說是『境』，若將乾坤盡眼看，又如何下手？僧卻無語說，奈何祖師給藥，病重沉疴。若是靈利漢，掀倒禪床，頂天立地去，看他雪峰如何下語？〉

智圓曰：「盡乾坤是個眼，汝向甚麼處蹲坐。道來道來，道不來給棒，道得來也給棒時如何？」

六、一物不將來時如何

有洪州新興嚴陽尊者來參趙州。

尊者問曰：「一物不將來時如何？」

趙州曰：「放下著。」

師曰：「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師即嚴陽尊者也。〉

禪說公案

趙州曰：「放不下擔取去。」

師於言下大悟。後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黃龍南頌曰：「一物不將來，兩肩挑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為知己。光陰幾百年，清風猶未已。」〕
有僧來參問曰：「如何是佛？」

師曰：「土塊。」〔這樣的回答，保證聽不懂。但若說心是佛，汝等又執個意識心為佛。〕〔六祖曰明心見性。〕非佛而誰乎？

僧曰：「如何是法？」

師曰：「地動也。」

僧曰：「如何是僧？」

師曰：「喫粥喫飯。」

僧問：「如何是新興水？」

師曰：「面前江裏。」

〔智圓曰：「若是如此理會便曰會禪，閻王老子未放你在。」所謂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放下、提起」是嚴陽尊者的事，不是我們撿方便就有的。一般人只知蘋果好吃，且不追問耕作事，公案的缺陷，在沒有記錄參禪的全程，只記結果，因此悟道者的心路變化和如何用功，我們全然不知，只在參學的結果上，大做文章和學問是否有不足處呢？參禪悟道，了生死業，當然要勇猛精進，首要放下身心和俗事牽掛，單提一念，直取菩提心要。說有菩提心要，也是多餘，正法中無如許多閑事，所謂宴坐夢幻水月道場，大作五陰魔窟佛

事。這樣說來即無禪乎？是不是，所謂參要真參，悟要真悟。有志事竟成。最重要的是，要能遇大善知識提撕，如夾山遇船子誠，義玄遇黃蘗，馬祖見懷讓等，功到垂成，全不費力氣，那時方知尼姑是女人作的啊！

現代學子看到這裡，沒有一個敢上船。為何？夾山落水，義玄吃棒，雲門斷腿，參禪悟道，你不見近代大師虛雲老和尚的公案嗎？為參禪涉水遭溺，又因倒水燙手杯落而悟嗎？來果禪師於開靜（左木右魚）咯聲大悟嗎？這些悟道因緣誠非僥倖，不也將身心放下，拼得一身老命而悟得嗎？其實你不用怕，不是上根靈俐漢，祖師大德會為你打拚嗎？你堪受彫琢嗎？福德因緣外加大精進，悟道就在這裡許，這就是悟道的《些子法》。

七、呂洞賓悟道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

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

未幾道經黃龍山，睹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黃龍禪師擊鼓陞堂。

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黃龍誨機禪師）卻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

呂毅然出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

龍指曰：「這守屍鬼。」

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

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

呂薄訝。〈修道多年竟被人詆毀，有點不服氣的。〉飛劍脅之，劍竟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

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

呂於言下頓契。

作偈曰：「棄卻瓢囊撼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

黃龍禪師囑令加護〈保任〉。

呂純陽祖師〈修道百字銘〉：

養氣忘言守，降心為不為，動靜知宗主，無事更尋誰。真常須應物，應物要不迷，不迷性自住，性住氣自回。氣回丹自結，壺中配坎離，陰陽生反復，普化一聲雷。白雲朝頂上，甘露灑須彌，自飲長生酒，逍遙誰得知。坐聽無絃曲，明通造化機，都來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 〈六祖下第八世〉

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頭曰：「你還解救養麼？」〈養音慈米餅也〉 師曰：「解。」 頭曰：「且救養去。」

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禪說公案

泉拈起一莖阜角曰：「會麼？」師曰：「不會。」

泉放下阜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

泉曰：「你見甚麼道理？」

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養麼？』救養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阜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

〔幻寄曰：玄泉若無後笑，幾乎帶累巖頭。黃龍一笑下，脫卻毛角，尚未免牽犁拽耙。〕

僧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

師曰：「火燒裙帶香。」

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

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未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

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

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麼人將去。」

師曰：「一任將去。」

僧曰：「裏面事如何？」

師曰：「線綻方知。」

僧曰：「甚麼人得？」

師曰：「待海燕雷聲，即向汝道。」言訖而寂。

〈公案出〈指月錄〉卷二十一〉

〈智圓曰：諸大善知識，請勿誤解以為在評論道家服氣說，所謂身安而後道隆。丹鼎派的練氣養身之法，吾人身弱氣虛者，除正當運動和飲食外，對於不方便作戶外運動者，確實可收健康之功效。至於禪宗悟道之快捷，也要有機緣和生大信心，故曰事須漸修，理則頓悟，這頓悟之禪，祖祖相傳，以心印心。大珠曰：頓者，頓除妄念。悟者，悟無所得。玄覺云：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黃蘗云：此心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虛空，、、、。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已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真佛。祖師大德法語篇篇直指人心，頓悟自性無上妙法，但願諸修行人，個個能頓入佛乘，證無上菩提，是為幸哉。〉

八、聞鐘聲悟道

雪峰逆川順禪師 師名智順，又字澄垢，東甌瑞安陳氏子也。順母有懿德，謹於事佛。夢僧頂有圓光，逆汪洋之流。而招曰：「煩為母我，莫辭勞也。」寤即有娠，順生七歲，神悟特異。〈大菩薩再來人也。〉

永嘉實際院即空禪師，收為沙彌，誨以大法。順信受頂戴，刻無惰容，耆老多器之。順為大僧，辭空禪師行腳。見諸大有道者，入闍抵天寶，參鐵關法樞禪師。樞禪師者，署此菴元七世之傳。尋常好問禪者，老僧舌頭在麼，而禪者多被抑，不敢犯其鋒。〈樞禪師機鋒孤高，少有人參得。〉順得參堂踰月，因如廁睹園中匏瓜有省，入室呈所得。〈睹瓜而有悟入。〉

樞公曰：「乍入門耳，何足重哉！」

順曰：「堂奧更有何法？乞師揭示。」

樞公大笑而罷之。於是，順括磨究竟，盥漱悉忘。夜深常入樞公之室，參請古德因緣，或至晨鐘鳴，乃趨出。樞心嘉之。一夕徐問曰：「曾聞和尚遍見湖江諸大老，未知於何機下，得徹本源也。」

樞公曰：「我當時往華藏，受業於竺西和尚，便知有此事。但胸中似有一物放不下，受具後。參中峰及菴諸老（中峰明本禪師是也），諸老未常不以本色示我，我只能領會。乃走石門，見我元翁先師，先師亦無長語。惟道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作麼生會？其時前後際斷。』一日齋後下床，忽踏著實地。』（這境界非從出者不得知啊！）急走方丈，先師遙見而笑曰：『作麼？』我進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先師曰：『南泉即今在甚麼處？』我便“喝”。先師曰：『離卻者一喝，南泉“灑”。』（這個灑字是大喝一聲。）我拂袖而出。自後執侍巾瓶，一十五載。我事且置，你向何處見南泉。」

順詞色俱喪，愧無所容。（參禪最佳之一刻，疑情頓起。便是悟道之期也。）又一夕聞參鐘響，擬離榻時。豁然大悟。

趨告樞公曰：「南泉敗缺今已見矣！」

樞曰：「心佛物俱不是，是箇甚麼？」
對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

樞曰：「即今南泉在何處？」
對曰：「鷄子過新羅。」

樞曰：「錯。」
順亦曰：「錯。」
明日，樞公命搥鼓勘驗。

順扼腕上下，顧視曰：「和尚眼在甚麼處？」
樞公助喜曰：「也要大家知。」

至正六年庚辰秋，樞公遷化，順繼天寶之席。於是，此菴之宗大振。（公案出，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二）

〈智圓曰：公案到此，已點出精湛處。諸參禪者若會得，堪擔大任。若實不會容老僧道來。從耳根入道者眾，稱耳根圓通觀音入道清淨。但諸位菩薩心想，吾人每日眼見色耳聞聲，千篇一律並無有異，道什麼鐘聲、板聲、鼓聲或木魚聲。每日聞聲無數為何不悟呢？今若大打鑼鼓，聞鐘聞雷聲響者，只著在聲塵，於悟道了不相關。何也？參禪貴在起疑情，疑情乍起，便是悟道之機，昔日高峰原妙祖師參雪巖欽公，令參『阿誰拖死屍來』，疑情頓起。且不交睫者，六晝夜。時下禪師則令參『念佛是誰？』這念不是念，要在這『誰』字起疑，疑情不起，枯坐何為呢？喻為冷水泡石頭，於道總不相關。或有數息運氣，唸佛修定者，皆不是宗下的參禪。故知疑情條起者，整個身心住在疑情上，參入疑情時，起板安板都不為所動，這個時節是最妙的一刻，福德因緣一到，或『咯』或『啗』的一聲，參破疑情，恍然大悟，放聲大哭者常有人在。來果禪師在金山禪寺參禪，於晚六柱香開靜（在木魚）『咯』一下，猛然豁落，如千觔擔子頓下，大哭不止。這時前後際斷，頓斷疑根，大地平沈是也。所謂悟需頓悟，豁然大悟，不假方便次第。若時一點一點的悟為解悟，只是方便作學問理解，證悟者方名見性成佛道。但諸參禪者，請勿著我的語言文字，悟道在各人的發心和參究，別人的悟境只是參考。或若背熟公案裡的問答，當自己的悟境，說說則可，於生死了不相關。現正值太平盛世，國泰民安，若尚年輕體健，何不乘此大好時節，努力參禪學道呢？古人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時度此身？共勉之！〉

九、聞木樨花香麼

有同參道友因閱太史公參晦堂公案不明，到舍下論道。

道友曰：「圓師請問這公案的文字不難，但為何左看右看，卻不知所云，可否請圓師慈悲代為解說？」

吾曰：「何處不明當為你解。」道友即秀出公案全文如下：

太史公黃山谷居士，初謁秀圓通，自是遂著發願文，痛戒酒色。日惟朝粥午飯，銳志參求，既依晦堂，乞指徑捷處。

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

堂曰：「不是！不是！」（是否有『擺手』而道，公案未錄自參之。）

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開。

堂曰：「聞木樨花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

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

解曰：太史公黃庭堅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北宋洪州人，英宗治平年間進士，哲宗時曾入秘書省任秘書丞，後遷著作佐郎。

晦堂即黃龍晦堂寶覺禪師，晦堂師承黃龍慧南，慧南師承石霜楚圓，楚圓師承汾陽善昭，善昭師承首山省念。首山省念是臨濟下第四代祖。這樣的例出師承，你便容易了解誰名『晦堂』。【既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因太史公的請求，望晦堂禪師指出悟道的快捷之徑。晦堂禪師就引用孔子的話說：「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也就說你們這幾個學生以為有所隱瞞嗎？其實我一點也沒有隱瞞。晦堂卻問太史公依此而論公當為何？這時太史公想要說出他的看法。晦堂即曰不是不是。因此太史公更加不解迷悶不已。後來有一天陪晦堂禪師遊山去，這時山坡上的桂花盛開。

〔堂曰：「聞木樨花香麼？」〕

晦堂抓住這時節因緣就問說：「你聞到桂花的花香嗎？」（木樨即岩桂，桂花俗名）太史公即說聞。

〔堂曰：「吾無隱乎爾。」〕

晦堂用很直接了當的話說：吾有隱瞞你嗎？

這時太史公有所領會，很高興很開懷的頂禮下跪。全文大意如此，敢問會得了嗎？懂了嗎？

道友很開心的直稱善道讚而去。

智圓嘆曰：「參禪悟道不難，但這些古文讓現代的學人，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現代學生學白話文，這些古董文學，我因自幼即學書學詩和古文哲學，當然不難。反觀現代學子，個個是碩士博士（科別有殊），自尊心作遂，那肯棄下就問呢？其實不然，古文學是被現代科學所欺壓，不是沒學問。若要學佛，以平等法性而言，論富論貴，道權顯能，怎能入佛的清淨平等法身呢？禪道理幽至玄，要有所契悟，當有不耻下問之志。學貴以一門深入，禪傳十年，歷久而不衰，古來成就祖師大德，功垂千古，豈無有專精之理乎。」

十、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 贛城人，族熊氏。兒時多病，父母許為僧即愈，悔而又病，迺依郡西普圓院德嵩。年十五下髮，十六進具，學止

觀於賢法師。

賢曰：「子法船也！吾學不足以成。子當學善財遍參知識。」

由是多歷法社，後抵洞山。一日入室，於爭鋒之際，倏然領悟。〈得個下手處〉

禪說公案

後游湖湘，學者歸之，俄領徒至鹿苑。有清素首座者，年逾八旬，晦藏絕交往。師食蜜漬荔子次，素偶過門。〈悅師食蜜漬荔，巧逢清素首座從門前過。〉

悅師謂曰：「此老兒鄉果也，可同餉。」〈品嘗意〉

素曰：「自先師亡後，不食此久矣！」 悅師曰：「先師為誰？」

素曰：「慈明。」 師聞駭然！遂饋以餘果，而日親之。

素忽問：「子所見何人？」 悅師曰：「洞山文和尚。」

又問：「文所見何人？」 悅師曰：「黃龍老南。」

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後來法道大振如此。」 師益疑，即持香展拜。

〈禪盛期，學僧誠敬祝香展具，何等威儀。嘆哉時下無一漢了事，宣說口頭為能事，而真參實悟，寥寥無幾矣。〉

素避席曰：「吾雖侍先師十有三年，以福鮮不許為人。」〈以已福薄不敢為人師。〉

月餘，師固請。素曰：「以子勤渠，致我違先師記。子平生知解試以語我。」

師具通所見。〈從悅師於是將已所見，無保留的通盤托出。〉

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

悅師曰：「何謂入魔？」

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

累月，始蒙印可。《又過月餘日的參究，始蒙印可。》

素戒之曰：「文所示子者，皆正知正見。吾雖為子點破，使子受用自在。恐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道，他日切勿嗣吾。」師室中設三關語以驗學者。

其一曰：「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

其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

其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時，向甚麼處去？」

上堂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諸禪客，大小傅大士，只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啞啞淡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別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

〔智圓曰：幸好、兜率老祖，為我等證明。否則又有多少漢死在這句「夜夜抱佛眠」，有某禪客頌此偈大悅曰會了，竟不知「死水不藏龍」，若不大死一番，焉能起用，所謂大死大活。今將不說會不會，大居士夜抱妻妾，翻雲覆雨一番不說，諸仁夜得綺麗夢外加連續劇，還口說「抱佛眠」。所謂至人無夢，皆因得大自在，日裏夜裏不失自主，白日皓皓，中夜惺惺，覺照功深可謂抱佛眠。不到此境，一口氣不來時，妻前子後，情愛捨捨不去，三毒未清，執着妄想的愛染未除，千萬別太自負。當於切要處，謹心自察，捫心自問，到底

這佛心自性，在甚處安住，到底甚是宗門的頓悟，不經一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參」。「這是學禪的命根，很多學人死在見知。切忌」

元祐六年十一月三日浴訖。集眾坐定。囑累已。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峰，臘三十有三。大觀中，諡曰真寂。

智圓曰：「入佛入魔不自知，只向街頭說丹墀。情執愛染心不斷，誰說燈火是真如。」

〈這公案〕閱久矣，恐人誤解而擱置。今雖舉出，但望諸禪客用心體悟是幸，公案是語言文字不是禪，禪在○間。〉

十一、丹霞燒佛

前言：丹霞燒佛的公案，在唐時也引起很大的震撼。一般常見彫佛塑佛，何人膽敢燒佛毀像。禪師家的瘋狂作風，待您閱後分明便知？

【傳】釋天然，不知何許人也，少入法門，而性梗概。謁見石頭禪師，默而識之。思召其自體得實者，為立名天然也。乃躬執爨（火頭責灶頭燒煮），凡三年始遂落飾，後於嶽寺希律師受其戒法。造江西大寂會（馬祖道一），寂以言誘之。鷹（應對）答雅正，大寂甚奇之。次居天台華頂三年，又禮國一大師。

元和中，上龍門香山，與伏牛禪師為物外之交。後於慧林寺遇大寒，然乃焚木佛像以禦之。人或譏之，對曰：「吾茶毘舍利。」曰：「木頭何有？」然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元和三年晨，過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去。乃徐仰曰：「無事僧。」留守異之，乃奉束素衣兩襲，月給米麵，洛下翕然歸信。

至十五年春言：「吾思林泉。」乃入南陽丹霞山結菴。以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沐浴，吾將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入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卒，春秋八十六。膳部員外郎劉軻撰碑紀德焉，敕諡智通禪師，塔號妙覺。〈出《高僧傳》卷十一〉

【公案】鄧州丹霞天然禪師

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

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

師曰：「選官去。」

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

〈今若巧遇選佛場，百千萬劫以來，幸勿錯過啊！〉

師曰：「選佛當往何所？」

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

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襟頭額。《欲造選佛場，驚見光頭漢。》

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

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

頭曰：「著槽廠去。」

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責火頭》，凡三年。

一日石頭告眾曰：「來日鑿佛殿前草。」

至來日，大眾諸童行，各備鋤鏝鏟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師乃掩耳而出。

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聖僧塑像）。時大眾驚愕，遽報馬祖。

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

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

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

祖曰：「石頭路滑，還躓倒汝麼？」師曰：「若躓倒即不來也。」

乃杖錫觀方（行脚），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

院主見而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

院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

院主自後眉鬚墮落。（丹霞燒佛，何以院主鬚落？“參”）

謁南陽忠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出家僧見和尚時，需展具行大拜禮，一般居士難得一見。）

國師曰：「不用、不用！」師即退後。

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卻進前。

國師曰：「不是、不是。」師繞國師一匝便出。

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

禪說公案

〈真了不起啊！丹霞之見國師，看得外行人目瞪口呆，到底在變甚把戲呢？在這拜禮、退後、前進和繞國師一匝便出。時下何人會得呢？若要作解，會各說各話，而丹霞心國師意，禪是離言說相，這已是最好的寫照了。明即得不會自己參去。〉

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

師曰：「居士在否？」 女子放下菜籃叉手而立。〈曰：「作麼？」〉

師又問：「居士在否？」 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已告訴你還多此一問。〉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

士曰：「丹霞在麼？」 女曰：「去也。」 士曰：「赤土塗牛糞〈同奶〉」

《會麼？甚是「赤土塗牛糞。」不會正好疑去？》

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

師乃問曰：「居士在否？」 士曰：「饑不擇食。」

師曰：「龐老在否？」 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

師曰：「蒼天、蒼天！」便回。

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

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個宗眼。」

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

士曰：「我在你眼裏。」 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

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 師休去。

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 師亦不對。

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 〈莫說『無人道得』，十方諸佛亦口啞。〉

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

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

師曰：「灼然是辨不出？」

士乃辱水潑師二掬。 師曰：「莫與麼、莫與麼？」

士曰：「須與麼、須與麼！」 師卻辱水潑士三掬。

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 士曰：「無外物。」

師曰：「得便宜者少。」 士曰：「誰是落便宜者。」

上堂云：「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我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老（老當從〈傳燈錄〉作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眾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采若為生。無事珍重！」

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去。（出《指月錄》卷九）

〔智圓曰：丹霞和龐居士的精彩演出，很多人會看傻了眼。這所謂離言說相的『禪悟』，其實已隔鞋抓癢了，今再形於筆墨，於道更遠千里。道是「悟」，不悟縱然千說萬說也非真，況今人假神通應世，為度衆而行方便即可，於究竟義且道得個麼？〕

十二、自有孃生禪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 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十歲前）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

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

山問：「甚處來？」 師曰：「翠微來。」

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

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

微曰：「你每日〔 ，口+童〕個甚麼？」

山曰：「實有此語否？」 師曰：「有。」

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 山又問：「汝名甚麼？」 師曰：「道膺。」

山曰：「向上更道。」 師曰：「向上即不名道膺。」

山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底語一般。」

禪說公案

道膺卻問曰：「如何是祖師意？」

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

師曰：「道膺罪過。」

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

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這「佛亦不作。」汝體會得來否？）山然之。

山一日問師曰：「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

山曰：「那個山堪住。」師曰：「那個山不堪住。」

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卻。」師曰：「不然。」

山曰：「恁麼則子得個入路。」

師曰：「無路。」《這無路是真路，若有路即着佛見法見僧見，名曰見鬼。「無路」者是無為絕學之路也。》

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

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去也。」

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

自爾洞山許之為室中領袖。初止三峰其化未廣，後開雲居山四眾臻萃。公案輯自：（《指月錄》）和（《傳燈錄》）
有道者往菴，道膺禪師令侍者送禪與住菴道者。

住菴道者曰：「自有孃生禪。」竟不受。〈孃娘同〉

師再令侍者去問：「孃未生時，著個甚麼？」住菴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舉似於師。

道膺禪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

〈雖有悟人，這點不明尚有。個在。〉

智圓曰：「孃生禪著瓜落生，不即不離掛一身。本不來今也不去，何須更著孃生衣。」

十三、見桃花悟道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嗣長慶安）初在為山，因見桃花悟道。

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今更不疑。」

為山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有僧舉似玄沙。

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眾疑此語。

沙問地藏曰：「我怎麼道，汝作麼生會？」

地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藏者，羅漢桂琛禪師）

後乃返閩川，玄徒臻集。

上堂謂眾曰：「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申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為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

時有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 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

僧問：「君王出陣時如何？」 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

僧曰：「如何得覲天子？」 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腳底過。」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僧未喻旨曰：「再請垂示。」 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

雪峰問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 師云：「水中魚山上鳥。」

峰云：「意旨作麼生？」 師云：「高可射兮深可釣。」

問：「久戰沙場，為什麼功名不就？」 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

又云：「罷息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

師云：「慈雲普潤無邊剎，枯樹無花爭奈何長生。」

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 師曰：「如露柱懷兒（一作胎）」

禪說公案

曰：「分後如何？」
師曰：「如片雲點太清。」

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
師不答。

曰：「恁麼即含生不來也。」
師亦不答。

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
師曰：「猶是真常流注。」

曰：「如何是真常流注。」
師曰：「如鏡長明。」

曰：「向上更有事否？」
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
師曰：「打破鏡來相見。」

僧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
師曰：「汝喚什麼作佛性。」

僧曰：「恁麼即和尚無佛性也。」
師乃叫快活快活。

古頌曰：「

分明歷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盡得靈雲意。不識靈雲是何人。
(首山念)

二月桃花處處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慈明圓)

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遍參諸祖客。不知何處見桃花。
(雪竇顯)

桃花見後謂無疑。壯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徹。現前賊物自家知。
(雲峰悅)

二月三月景和融。遠近桃花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徹。至今依舊笑春風。
(黃龍南)

靈雲悟後復何如。未徹無人辨得渠。千古華山山腳下。豈知潘閔倒騎驢。(白雲端)。

靈雲老倒泄生涯。消息傳來到謝家。未徹根源箇端的。從教春力自開花。(瀉山秀)。

春來物物盡紛華。堪羨靈雲是作家。一見桃花心境絕。老胡空自涉流沙。(雲蓋昌)。

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抬眸。饒君便有遮天網。到得牢關即便休。(佛燈珣)。

智圓曰：「饒舌古頌你來答，桃花見處是作家。飲水冷暖誰當知，疑殺天下是玄沙。」

唐無盡藏比丘尼頌曰：「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拈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十四、禪門三關

前言：禪宗自達摩西來，直指心源，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傳至六祖惠能大師(638年-713年)一花開五葉，於是宗門大興。到黃龍禪師已過五百年的歷史，禪門由直指人心之法，興之而起的黃龍三關，時下名之曰曲指轉承。三關云何：黃龍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卻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卻復垂腳曰：「我腳何似驢腳。」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能契旨。天下叢林目為三關。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

信州玉山章氏子。(1002-1069)〈臨濟黃龍派創始人，又稱黃龍慧南〉。童齋不茹葷，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十九受具足戒。

至廬山歸宗，老宿自寶集眾坐，師卻倚寶，時時眴之。師自是坐必跏趺，行必直視。及依泐潭澄禪師，令分座接物，名振諸方。雲峰悅

見之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授本色鉗鎚耳。」會同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峰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峰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如藥汞銀，徒可玩，入煨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峰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峰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事，慢侮少叢林。遂登衡嶽，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師心喜，且欲觀其人，以驗雲峰之言。明既至，貶剝諸方，件件數為邪解。而泐潭密付之旨，皆在所斥中。師為之氣索，遂造其室。

明曰：「書記已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

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

師曰：「有喫棒分。」

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鶻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

明復問曰：「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

師汗下不能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

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

明曰：「你作罵會那。」

師於言下大悟。

即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勸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明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

呈明，明以手指“沒”字。師為易“有”字，明領之。（印可也）。

〈明：石霜慈明禪師。師：黃龍慧南禪師。〉

有僧侍立，師顧視久之問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對曰：「和尚誠言，何敢不信。」

師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忽「咄」之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知之，即趨入，師理前語問之。

亦對曰：「安敢不信。」

師又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堅住不往。師又「咄」曰：「汝來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

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卻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卻復

垂腳曰：「我腳何似驢腳？」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能契旨，天下叢林目為三關。脫有酬者，師無可否，斂目危坐，人莫涯其意。

南州潘興嗣，嘗問其故。

師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腳驢腳並行，步步蹋著無生。直待雲開日現，方知此道縱橫。」

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腳，驢腳伸時佛手開。為報正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

〈智圓曰：諸參禪大善智識，要學道參禪，古大德的悟道文獻，已慈悲道盡。不是你看來，就是不肯發心窮研他十年二十年。若

寄望有甚大師，手一指就悟道，或寄托加持力，登個台就悟道，或化點錢求個大法就了。佛是心法，若不自悟自修自證，談什麼出三界了生死。故古德云：「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脈裏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

智圓偈曰：「萬千常流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見影聞聲既不是，賭星棒喝說亦遲。」

末明大智急需參，念佛是誰竟還難。不經一番寒徹骨，有無空滅兩重關。」

十五、再談『禪門三關』

前言：禪宗到明清之期，以參話頭『念佛是誰』，更以三關為考證，三關者曰初關、重關、末後牢關。

何者為初關，何者為重關，何者為末後牢關。

初關者：參悟話頭之禪又曰祖師關，亦名破本參。惠光宗師曰：「此處是二三十年的苦工（參），才到惺惺寂寂的境界，如癡似呆的疑情凝結成團似鐵，破粗疑，斷粗惑，六塵種盡。七識半死，六根清淨種子雖空，餘習細惑未盡，四智稍明，常見本性。雖已現出光明藏，還未徹底，故名破本參相。」

重關者：又曰生死關。惠光宗師曰：「此是破細疑，斷細惑，透重關之相。七識九死，根識快盡，七用八體，體用一如。登山觀海，透山海關，觀生死海，見本家鄉。大事雖明，仍未了脫，故名透重關相。又曰：「餘習未盡，煩惱仍存，須當再下苦工，破微細疑，斷微細惑，悟修同徹，才有辦法。」

未後牢關者：又曰入滅關，也名無餘關。惠光宗師曰：「出生死牢關之相，七識大死似未死，法身大活似未活，如嬰兒初生，脚跟未穩，餘習未盡，還有七識的根木無明在。氣力不大，須假功勳，斷盡餘習，能使嬰兒長大成人，寶光燭天，法身充滿，徧一功處，方明本有家鄉，自是本有家鄉的主人翁，可掌自性如來的家業。」

宗門的悟道曰頓，頓超三關者也是多劫漸修而成。若不能大徹大悟者須在『誰』字上，猛參究他十幾二十年，於『誰』字上，明明了了，了了常知。頓了之人，授佛印記，繼承祖位，續佛慧命，龍天推出。開劈道場，說法度眾，曰人天師。〈出秘本〈禪宗講錄〉〉。

十六、大道不識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

藏主曰：「何不看經？」

僧曰：「某甲不識字。」

藏主曰：「何不問人？」

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藏主無對。〈大通本禪師代云：「大道不識」〉。

〈智圓曰：「若曰識即入五蘊魔窟，若道不識是個甚麼？」〉

藥山惟巖禪師一日在石上坐次。

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

藥山曰：「一物不為。」

石頭曰：「恁麼即閒坐也？」

藥山曰：「若閒坐即為也。」

石頭曰：「汝道不為，不為個甚麼？」

藥山曰：「千聖亦不識。」

石頭祖師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千聖亦不識。不識個甚麼？初參學者茫然不知所措，要有所識者，花草樹木，山河大地，皆可以識識之。而這個不識是無形無相，不生不滅，不可以名名之，不可以相相之。又盡虛空徧法界，情與無情，無處不在。取之不得，捨之不去，故曰不識。〈

十七、為何不識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

（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僧問老宿云：「如何是密室中人？」

老宿曰：「有客不答話。」

（玄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甚麼得見。」）〈智圓曰：「別人可以不識。汝自家識否？」〉

十八、看月

光緒三十年甲辰六十五歲（虛雲老和尚年譜）所載

虛雲老和尚行脚到鷄足山，於賓川縣山中覓得一破院，名鉢盂庵，居之。雖住無房屋，餐無宿糧。然十方四眾來者，皆禮接之。鉢盂庵自嘉慶後，已無人住，重修寺宇，接待十方。事既展開，急於募化，乃留戒塵師料理內務。

予獨往騰衝，由下關至永昌，過和木樹，此地數百里犴犍難行，官民從來未曾修理。聞土人言，有一外省僧人，自發心苦行修路。不募捐，任來往者助火食，數十年來，不曾退變。此路得該僧修理，十九通行，蒲漂人甚德之。欲修孔雀明王寺居之，他不願，祇願修路。予聞而異之，循道前進。

時近將暮，過於途，見其荷鋤攜畚將歸也。上前問訊，彼瞠目不語，予亦不顧，隨伊到寺。見其放下鋤具，上蒲團坐，予參禮，他亦不視，不語，予亦向伊對坐。次早，伊作飯，予為燒火。飯熟，亦不招呼，予取鉢盛食，食畢。伊荷鋤，予負箕，共同搬石挖泥鋪沙，共同起止。如是十餘日，未造一語，彼此安之。

一夕明月如晝，予在寺外大石上趺坐，夜涯未歸，伊輕步至予後背。

大喝曰：「在此做甚麼？」

予微啟目緩聲應曰：「看月。」

伊曰：「月在何處？」 予曰：「大好霞光。」

伊曰：「徒多魚目真難辨，休認虹霓是彩霞。」

予曰：「光含萬象無今古，不屬陰陽絕障遮。」

伊執予手大笑曰：「夜深請回休息。」

次日，歡然敘話。自言是「湘潭人，名禪修。少出家，二十四歲在金山禪堂，得個休歇處。後朝山到藏，由緬回國，見此路崎嶇，人馬可憐。因感持地菩薩往行，獨修此路，在此數十年，現八十三歲矣，不曾遇知己。今幸有緣，始一傾吐。」予亦告以出家因緣，次日早飯後，予告辭，彼此大笑而別。

〔智圓曰：「怪哉老禪修，悟後獨自籌。來人也不語，有物亦不收。只待有緣人，一語解千秋，看月月何在，方知有來由。老和尚的這公案甚奇，記之於諸禪德共參。』月在何處？』〕

十九、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臥，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聲，頓然開悟。

遂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出《五燈會元》卷六）

智圓頌曰：「這漢無來由，不解諸法相。鶯啼本無事，春至百花開。」

〈若論至理，運水搬柴。說什麼神通妙用，道什麼涌百寶光。原來只在目前，還待鶯啼花開。踏胸捏鼻，馬祖機關盡出，只為你澈見本性。夾山落水，雲門脚殘，道什麼直須揮劍漁父棲巢。分明只在脚下，無事珍重。〉

二十、念念在定慧

歐陽文忠公（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諡文忠，北宋吉州廬陵（今屬江西省永豐縣）人，曾繼包拯接任開封府尹，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昔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卻去僕吏，放意而往。

至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

文忠公問曰：「道人住山久如？」老僧對曰：「甚久也。」

文忠公又問：「誦何經？」老僧對曰：「法華經。」

文忠公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

老僧對曰：「定慧力耳。」文忠公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

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喜，不自知膝之屈也。（不覺而屈膝下拜也。）

（智圓曰：「文不用繁瑣，得眼則證。功不在浩瀚，唯精唯誠。洛浦燈明千里，夾山游漁不顧。洞山銀盤盛雪，曹山忌在未生。古人修行安心存誠，今人求知愛訣而不貴自性，故修行者眾而得證者鮮。安知古人千里求明師之誠，萬里求口訣之志，一句應無所住成就宗門大業，怎不在不思善惡之當下而契呢？千經萬典唯心而證，不在心上用功，再多言句字也多餘。」）

廿一、馬師何似這個 〈南嶽負一椽柴來〉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700—790）端州高要陳氏子（廣東省高要縣人）。母懷師，則不能茹葷，幼而徇齊（有大無我的精神），既冠然諾自許（即長有諾必達）。鄉民多殺牛祀鬼神，師數毀祠奪牛歸，歲恒數十。後造曹溪悟道得法。

六祖將示滅，沙彌希遷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當依附何人？」

六祖曰：「尋思去。」

及祖順世，希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為。」希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耳。」

第一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爾。」希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

行思曰：「子何方來？」 希遷曰：「曹溪。」

行思曰：「將得甚麼來？」 希遷曰：「未到曹溪亦不失。」

行思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

希遷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 希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

行思曰：「汝今識吾否？」

希遷曰：「識又爭能識得。」

行思曰：「眾角雖多，一麟足矣。」

一日青原禪師問希遷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

禪說公案

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

青原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

師曰：「盡從這裏去。」〈禪師必有動作，但公案原文不錄，無從查考。〉青原然之。〈肯定意〉

門人道悟問曰：「曹溪意旨誰人得？」

希遷禪師曰：「會佛法人得。」道悟曰：「師還得否？」

師曰：「不得。」道悟曰：「為甚麼不得？」

師曰：「我不會佛法。」

〈若着有佛法可得即名見鬼。故達磨祖師云：無作法即見佛，若見相時，即一切處見鬼〉
有學僧新到。

石頭問曰：「從甚麼處來？」僧曰：「江西來。」

師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

師乃指一椽柴曰：「馬師何似這個？」僧無對，卻回舉似馬祖。

馬祖曰：「汝見椽柴大小？」僧曰：「沒量大小。」

馬祖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

馬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椽柴來，豈不是有力。」

〈公案的精神在『不着相』。着相是修行障礙，無論是禪淨密律，修行重在證悟佛道。一般人的知見，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說悟迷悟，以悟境中卻非法體，唸佛循聲，迷頭認影，乖離自性，何時得見西方。說「馬師何似這個〈柴〉」。便以為禪師污蔑馬祖，禪師說這個〈主〉，指那個為〈賓〉，分得出賓主，榜上有份，不明賓主意，壠上說古今，與道有何益。

故〈達磨血脈論〉云：若要覓佛，直須見性。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無事無作人。若不見性，終日茫茫，向外馳求覓佛，元來不得。雖無一物可得，若求會，亦須參善知識，切須苦求，令心會解。生死事大，不得空過，自誑無益。縱有珍寶如山，眷屬如恆河沙，開眼即見，合眼還見麼？故知有為之法，如夢幻等。若不急尋師，空過一生。然即佛性自有，若不因師，終不明了。不因師悟者，萬中希有。又云：若見性即是佛，不見性即是眾生。若離眾生性，別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處？眾生性即是佛性也。性外無佛，佛即是性；除此性外，無佛可得，佛外無性可得。

今引〈血脈論〉來證禪道之修行見地，方便學人來研讀公案。當願諸仁見山見水，知山知水，卻不着山水。祖師方便接引之詞，無非能使來參僧眾，得個歇處，歇即菩提，也不着我已得菩提。故〈金剛經〉云：「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這「無為法」是修行的重點，頓悟自性，妙湛空寂。百丈曰：「靈光獨耀，迴脫根塵，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智圓頌曰：「南嶽負柴一椽來，甚為有力自不該。放下樊籠無一事，歸家穩坐笑開懷。」

廿二、石頭路滑

〈這「石頭路滑」的公案，對初學參禪者，有很好的啓示作用。能否悟道，或對禪學的旨趣，由公案的精神和典故，可以認識唐時宗師的禪法和手段。我們先看公案內容，再來加以詮釋和剖析禪的精要。〉〈公案出〈指月錄〉卷九。〉

五臺山隱峰禪師 鄧氏子。屢參馬祖、石頭法席後，於馬祖言下契悟。

隱峰禪師一日問石頭曰：「如何得合道去？」〈如何才是明心見性，悟道法門。〉

石頭曰：「我亦不合道。」

隱峰曰：「畢竟如何？」

石頭曰：「汝被這個得多少時耶！」隱峰無語。

〈六祖曰：「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石頭的意思說，汝被這悟道的境界所困，已多少時了？〉

一日石頭禪師鏟草次，隱峰在左側叉手而立。石頭飛鏟子向隱峰前，鏟一株草。

隱峰曰：「和尚祇鏟得這個，不鏟得那個？」石頭提起鏟子，隱峰便作鏟草勢。

石頭卻曰：「汝祇鏟得那個，不解鏟得這個。」隱峰又無對。

〔洞山評云：還有堆阜（音付小土山也）麼？〕

〈隱峰禪師屢參馬祖和石頭之間，真有福報啊！我們這一代，連參禪悟道的下手處，都找不到一個人可問，要參天徹大悟的祖師，更難上加難啊！道場雖眾，真的宗門祖師卻難找啊！不是山僧慨嘆！末法眾生福薄障重，有人想修行，就已是奇蹟了，不敢奢看有上根

禪說公案

利智漢。唐時禪門興盛，龐居士及藥山禪師，也都在石頭和馬祖間，往返參究。若有人說在我處學道，必須賭咒不得他去者，請三思審理，那有佛門正教，要修行人不得他去。且說移志者必下地獄，似此則應三思之。現今末法，法弱魔強，當願有緣法眾，相互讚仰扶持，也是報佛隆恩之德。〈

隱峰在馬祖處，一日推車次。馬祖展腳在路上坐。

隱峰曰：「請師收足。」

馬祖曰：「已展不縮。」

隱峰曰：「已進不退。」

乃推車碾損祖腳。馬祖回到法堂，手執斧頭曰：「適來碾損老僧腳底出來。」

鄧隱便出來，於馬祖前，將頭伸出，馬祖乃把斧頭放下。

有一日隱峰禪師來辭馬祖。

馬祖曰：「甚麼處去？」

隱峰曰：「石頭處去。」〈要去參石頭希遷禪師〉

馬祖曰：「石頭路滑。」

隱峰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

纔到石頭，即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曰：「是何宗旨？」

石頭曰：「蒼天！蒼天！」隱峰無語。〈隱峰到此悶住，這一點未悟。〉卻回舉似馬祖。〈有救兵可問，無人問時如何？〉

馬祖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

隱峰依教又前石頭處去，依前次問話。石頭見狀乃作手勢噓！噓！兩聲。隱峰又無語。回舉似師。

馬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智圓曰：禪師家的手法，並不是耍猴子戲。我人累劫以來的習氣，若說是心是佛，他便著有一個心。要是跟他說當下即是，不管販夫走卒，唱歌喝酒，大言不慚的說，我當下即是，一切隨緣。諸仁說句公道話，此時此境是誤？是悟？我們開眼見物，看山是山。耳聽一切聲，語言、音樂，心隨聲塵而起伏，故雲門曰：「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我們日常的茶米油鹽，行住坐臥等，那一件事不是你修行處？故隱峰來問石道『是何宗旨』，石道初回曰：『蒼天！蒼天！』再次來問，卻只『噓！噓！』兩聲，隱峰知難而去。這是宗門大事，山僧無言以對諸仁，未知你有何言句對石頭？若有人替你作解，卻是誤你大事。不是不大慈悲，而這悟道的關鍵，要你自參、自悟、自肯。別人吃飯不飽你，別人喝茶不解你渴。〕

智圓頌曰：「時到親證解方踪，無人替你生死同。山僧大話誰知旨，一悟如來證佛宗。」

廿三、動上有不動

有道流來精舍。

問曰：「如何是『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其意云何？」

山居無俗事，客來茶為最。訪客坐定後切壺茶，品茗茶香後客曰：「茶好香，有尾甘當是好茶。」

吾當機即曰：「是誰道茶香啊？」

客會意曰：「各人品茶各人香，不是喝茶人，有誰能解味？」

智圓曰：「阿誰知動，阿誰知不動？道來！道來！」

來客會意稱謝，虛寒幾句而去。

六祖在真假不動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動者、根塵相對，逐起意識分別是名為動。如鏡中的影像，你眨眼時，鏡中像也跟着眨眼，盼鬼臉時，也一樣盼鬼臉，這來來去去的影像，不曾停下的謂之塵，塵自生滅，自性不動，故曰『動上有不動』。

而『不動是不動』呢？當時五祖會下，神秀大師為教授師，每每教人參禪，均以住靜觀心為課業。如此修行如此住靜觀心，一定就是十年二十年，定功實是了得，但與悟道卻擦肩而過。如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修行者不得不知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

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出〈壇經〉

這『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是修行中的病，喻冷水泡石頭，經百千年也只是石頭。故禪門曰參、曰悟、曰證。〈證道歌〉曰：「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又曰：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證道歌〉道盡修行秘要，實是修行要典也。

智圓山居頌：「石崖雲深別有天，鳥飛燕去魚游澗。葉落屋前無人掃，松寒楓紅好安禪。」

白雲深處山外山，安般石磬萬事閑。晨暮不知日落去，驚見身在月明前。」

廿四、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

因灌溪閑和尚到。

溪曰：「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床。」便入堂內。

禪說公案

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為佛法來。」

溪曰：「為佛法來。」

師乃陞座。溪上參。

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

溪曰：「路口。」

師曰：「何不蓋卻。」

溪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

師曰：「不露頂」。

溪曰：「如何是末山主？」

師曰：「非男女相。」

溪乃喝曰：「何不變去。」

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

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溪初參臨濟，被濟薰胸搗住。

溪曰：「領領。」

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

溪離臨濟，乃至師所。溪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處得半杓，末山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

溪會下一僧。去參石霜。

霜問：「甚處來？」

僧曰：「灌溪來。」

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回舉似溪。

溪曰：「何不道灌溪修涅槃堂了也。」

唐乾寧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問侍者曰：「坐死者誰？」侍者曰：「僧伽。」

溪曰：「立死者誰？」侍者曰：「僧會。」

溪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溪，濟下尊宿，因錄見末山語。檢燈錄，見化跡卓絕，遂并錄於此。

偈曰：「五蘊山頭古佛堂，毘盧晝夜放毫光。若能於此非同異，即是華嚴遍十方。」

〈末山尼偈出彥琪法師註『證道歌』「一切圓通一切性」句。但〈指月錄〉、〈傳燈錄〉、〈五燈會元〉、〈全書〉等未見收錄。

出何經論請自考證之。〉

廿五、再談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

有客到訪，問及末山尼了然禪師的公案。

問曰：「什麼是路口？」為何曰：『不蓋卻。』因不明意旨可否指示？

智圓曰：「那你就問我來作答。」

禪說公案

即問曰：「什麼是路口？」

智圓曰：「什麼叫你迷惑不察。」

又問曰：「什麼是『不蓋卻』？」

智圓曰：「是誰矇矓問將來？」

經再詮釋後。來客略解。再問曰：「那什麼是『不露頂。』？」

這來客真會問，也非常有心。即曰：「不露頂是。且要你自參自任不疑去，方有少分相應。我若幫你作答，卻是誤你害你，百千年也不得悟。」

來客說謝而去。

公案助人開悟，但請勿執着文字語詞。善在迴光返照，直悟心源的是。若只在問答語句間求，是死法曰口頭禪。如木塊下的蟲，見光即四處逃逸，雖能向人說幾則公案，明眼人一見作笑在。有心禪學，當一人與萬人敵似的，提起話頭真參。疑情乍起之際，照住這疑情，綿綿蜜蜜的參去，若不能如是用心，只學人語，什麼「是心是佛」，什麼「當下即是」，明眼一問，卻一句也答不出來，這是修禪的大忌。真的到家漢，公案只是閑文字，待你悟後，即知所言不差。

頌曰：「百尺竿頭前進易，花前月下修道難，幾人束腹窮攢研，何曾荒田望豐倉。」

廿六、士珪禪師與十無頌

〈龍門遠禪師法嗣〉

温州龍翔士珪禪師

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禪師。

佛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

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

師問曰：「絕對待時如何？」

佛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

佛眼禪師至晚適抵堂司。師理前話。

佛眼曰：「閑言語」〈做麼？〉。師於言下大悟。〈此時佛眼禪師應該尚有手勢和動作，但沒有記錄甚為可惜！〉

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刹。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為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眾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櫟閣危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櫟木椿也〉

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

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鞞，洗腳上床眠。歷劫來事，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

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眾！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腳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

有僧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

曰：「未審意旨如何？」

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

師又曰：「靈利衲僧，祇消一箇。」

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

僧問：「如何是第一義。」

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開口即落第二意。會麼？不會參堂去。）

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眾。就座，泊然而逝。茶毗日，送者均獲設利（舍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鼓山珪十無頌

無影樹

秀發春光搖劫外，根苗曾不染塵泥。森森翠幹雲長掛，密密寒枝鳥莫棲。曉日不明花蓊鬱，秋風難擺韻長淒。栽培肯向無何有，不落青黃鎮四時。

無孔鎚

威音那畔曾拈得，袖裏密藏非黑白。三關擊碎浪濤平，萬法鎚開天地窄。團團覲面露規模，了了圓成無比格。高提祖印發光寒，直得毘耶口掛壁。

無孔笛

一曲風前格調高，金簫玉管謾徒勞。木人奏得碧雲合，石女吹回煖氣多。清韻迥然超世界，妙音忘聽了秋毫。相逢若遇知音者，吹起儂家劫外歌。

無縫塔

團團佛眼不能窺，底事巍巍聖莫知。香霧幾重藏不得，寒光一點照無時。觸處識盡方還爾，色相情忘始到伊。覲面堂堂難辨的，曾郎潦倒號難提。

無底籃

不假工夫造作成，功成作略自縱橫。死蛇若遇須盛取，茶圃全提携便行。劫外好將提日月，禹門時把攬鯨鯨。高懸無影樹頭著，莫與盲人打葛藤。

無鬚鎖

拈來切忌兩頭搖，覲面機關莫放饒。撒手那邊家穩密，遲疑只箇路迢遙。青霄雲外無關鑰，曠劫春回長異苗。佛祖口開俱鎖斷，不干唇吻始全超。

無星秤

斤兩不留分買賣，商量不到莫饒伊。定盤光彩星難辨，平等權衡數自知。聾漢始堪論的當，盲人方解整高低。閑來收掛乾坤外，無限天龍暗蹙眉。

無底鉢

庾嶺全提總謾傳，收羅萬法未渾崙。擎來應供非干手，飽去馳求不點唇。餽飯餞羹誰肯著，騰今耀古自超倫。趙州老漢何施設，分付叢林知幾春。

無絃琴

不勞斤斧雕鐫就，肯使焦桐假合成。絕掛縷絲新格調，了無聲響奏玄音。有時彈向青霄外，幾度閑懸碧洞深。惆悵罕逢 穿 耳客，偃溪流水韻沈沈。

無底船

閑橫芳草深深渡，祇接中途趨浪流。不犯清波還到岸，歸乘明月罷垂鈎。蘆花深處和雲泊，風浪高時任性浮。緬想華亭煙雨客，幾多聲譽謾悠悠。

廿七、涅槃生死等空花

張拙秀才

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

石霜問曰：「秀才何姓？」

張曰：「姓張名拙。」

石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

張忽有省，乃呈偈曰：「

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破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張拙秀才因看〈佛名經〉，乃問長沙景岑禪師云：「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景岑禪師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未。」

張云：「不曾題。」 景岑禪師云：「無事也好題取一篇。」〈得閑題取一篇好。〈指月錄〉〉

死心新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得多才一首詩。」

佛眼遠云：「大眾！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為甚麼卻恁麼道。『秀才尋常嘲風詠月，為甚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麼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

遂云：「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覲。」

廿八、莫謂無心云是道

洪州同安院常察禪師

有僧問曰：「如何是鳳棲境？」

師曰：「千峰連岳秀，萬嶂不知春。」

僧曰：「如何是境中人？」

禪說公案

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師曰：「鐵狗吠石牛，幻人看月色。」

僧問：「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

師曰：「蓑衣箬笠賣黃金，幾箇相逢不解喚。」

有僧參問曰：「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

師曰：「參差松竹籠煙薄，重疊峰巒月上遲。」僧擬進語。

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

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繞禪床而出。

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澀苦。」〈其僧未明而出故曰一場酸澀苦。〉

新到持錫繞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問得切〉

師鳴指三下。〈答汝所問，會嗎？〉

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跛脚僧不會卻裝聖人〉

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

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

禪說公案

師曰：「貪他一杯酒，失卻滿船魚。」

〈貪他一杯酒：只顧當前境。失卻滿船魚：望前而失後。〉
有僧來參。

師曰：「近離何處？」 僧曰：「江西。」

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

僧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

師曰：「老僧適來造次。」

僧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

師曰：「傷驚怒龜，殺活由我。」

僧又問：「久造玄微，如何洞曉？」

師曰：「老僧耳背，分明問將來。」

僧曰：「快鷄不打籬邊雀。」

師暗中臨鏡曰：「誰辨妍〈美〉媿〈音吃貌醜也〉。」

僧曰：「向上機關，如何洞曉？」

師曰：「何必。」 僧曰：「休！休！」

禪說公案

師曰：「始解乘舟擬跨劍水。」

〈公案語義有點難，誰辨妍媸，是關鍵。〉

師問曰：「甚處來？」

僧曰：「五臺。」

師曰：「還見文殊麼？」

僧展兩手。

師曰：「展手頗多，文殊難睹。」

僧曰：「氣急殺人。」

師曰：「不睹雲中雁，焉知沙塞寒。」

僧曰：「遠趨丈室，乞師一言。」

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

僧曰：「名不浪得。」

師曰：「喫茶去。」

僧珍重便出。

師曰：「雖得一場榮，則卻一雙足。」〈尚堪琢磨，難得難得。〉

有僧問：「如何是天人師？」

師曰：「頭上角未全，身上毛未出。」

僧曰：「如何是頭上角未全。」

師曰：「不擎戴。」

僧曰：「如何是身上毛未出。」

師曰：「寸絲不挂。」〈難為同安，機閑盡出，可惜不悟，多費草鞋。〉

同安察禪師在十玄談的『心印』頌曰：「

問君心印作何顏，心印何人敢授傳。歷劫坦然無異色，呼為心印早虛言。
須知本自虛空性，將喻紅爐火裏蓮。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廿九、無心盡同謗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 初參石頭。

石頭問：「那個是汝心？」

師曰：「見言語者是。」

石頭便喝出，經旬日。

師卻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

石頭曰：「除卻揚眉瞬目將心來。」

師曰：「無心可將來。」

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

師於言下大悟。（妙喜曰：且道大顛悟得個甚麼？）異日侍立次。

頭問：「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 師曰：「是參禪僧。」

頭曰：「何者是禪？」 師曰：「揚眉瞬目。」

頭曰：「除卻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卻揚眉瞬目外鑒。」

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

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

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

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

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

住後。上堂云：「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卻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說有心，不離貧嗔癡慢疑。說無心，言語見聞又是甚？〉

三十、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越州乾峰和尚

上堂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

雲門出問曰：「菴內人，為甚麼不知菴外事？」師卻呵呵大笑。

禪說公案

雲門又曰：「猶是學人疑處？」

師曰：「子是甚麼心行？」

雲門曰：「也要和尚相委。」

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

雲門應：「喏！喏！」

上堂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雲門出眾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

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雲門到曰：「請和尚答話。」

師曰：「到老僧也未？」

雲門曰：「恁麼那！恁麼那！」

師曰：「將謂猴白，更有猴黑。」

有僧問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

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

僧後請益雲門。雲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足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會麼？」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出自《楞嚴經》卷五

真性有為空 緣生故如幻 無為無起滅 不實如空華 言妄顯諸真 妄真同二妄 猶非真非真 云何見所見 中間無實性是故若交蘆 結解同所因 聖凡無二路 汝觀交中性 空有二俱非 迷晦即無明 發明便解脫 解結因次第 六解一亦亡 根選擇圓通 入流成正覺 陀那微細識 習氣成瀑流 真非真恐迷 我常不開演 自心取自心 非幻成幻法 不取無非幻 非幻尚不生 幻法云何立 是名妙蓮華 金剛王寶覺 如幻三摩提 彈指超無學 此〈阿毗達磨〉 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

十方薄伽梵

〈佛地論〉頌云：自在熾盛與端嚴。名稱言祥及尊貴。具足如是諸六義。應當總號薄伽梵。薄伽者。聲梵謂具德。若有為薄伽聲者。能破四魔。必具六德。一自在。永不繫屬諸煩惱故。二熾盛。炎猛智火所燒鍊故。三端嚴。三十二相所莊嚴故。四名稱。佛之勝名。無不知故。五吉祥。常起方便。利有情故。六尊貴。天上天下咸尊重故。若言世尊。則少前五義。此讚佛德。

一路涅槃門 一路更無二路。路。乃三乘聖人遊履之處。涅槃。乃寂滅之理。門者出入義。三世諸佛。起智合理。從此門入。或三世諸佛。從根本智。起後得智達俗。從此門出。一切眾生。造輪迴總別報業。從此門出。向三界受生。〉

〔寶峰文云：「乾峰與麼道，還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則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處？劈脊便棒，卻問他，路頭在甚處？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個雲門折腳老比丘，不分緇素，不辨邪正，拈起扇子云云。似這般和泥合水漢，糞堆頭埋卻。十個五個，有甚麼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事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眾休瞌睡好！

黃龍清云：「若向乾峰句中會去，正是死句坐殺闍黎。」若向雲門語下承當，業識忙忙隨波逐浪。既不許雲門語下承當，畢竟向甚處會？

諸人還知落處麼？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南華曷云：「乾峰曲盡慈悲，當機提掇。雲門巧開方便，覷面發機。直得枯木生花，冷灰騰焰。且道：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明什麼邊事？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以上是諸大善知識的詮解，未知能體會得多少？順便提個公案：有僧來參。問作何事業？對曰講楞嚴。禪師即問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是那一門。僧無對。這跟德山的點心公案相去多少呢？諸君幸好是無事人？不知這一路涅槃門？講得再多經論，總是身外事，跟生死了不相關，又怎麼出三界了生死呢？東海鯉魚打一棒，為什麼兩似盆傾呢？雲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足孛）跳，上三天，築著帝釋鼻孔。祖師的這此言句是說什麼？摩訶迦葉曰：倒卻門前插竿著。禪即是佛心，當是以心印心，不論技葉葛藤。故曰參要真參悟要證悟，這祖師的千多公案，便是參學寶鑑，若能契入其中若干，心似鐵丸直下參去，不明不休的參它三年五年或十年，定有破參之期。或能有大善知識提契，指導參學心要，更是善哉！）

卅一、我不從人天來

潭州龍山和尚

洞山與密師伯行腳，見溪流菜葉。

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葉隨流，莫有道人居否？」

乃相與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

龍山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

洞山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

龍山曰：「我不從雲水來。」 洞山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

龍山曰：「春秋不涉。」 洞山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

龍山曰：「不知。」 洞山曰：「為甚麼不知？」

龍山曰：「我不從人天來。」

洞山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

龍山曰：「見兩個泥牛鬥入海，直至於今絕消息。」

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曰：「如何是主中賓？」 龍山曰：「青山覆白雲。」

洞山又問曰：「如何是賓中主？」 龍山曰：「長年不出戶。」

洞山曰：「賓主相去幾何？」 龍山曰：「長江水上波。」

洞山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 師曰：「清風拂白月。」 洞山辭退。

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又曰：「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因燒菴，不知所如。故人亦稱隱山和尚。

〈古人行徑如此了得，真修行辦道，何必在乎多寡，能真參實證足矣！至於住山問題，汝若無如是見地，如是修行者，千萬別效仿。為什麼？山高水急，夜黑風高。更遇氣候驟變時，狂風暴雨。夜黑伸手不見五指，羣獸怒吼，鬼哭神號。最好有野地求生能力者，或有高山野訓者，若真修行方談住山。況且修行不在離羣獨居，龐居士曰：「神通及妙用，運水與搬柴。」六祖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特此一辨。〉

卅二、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鄭州新鄭人，姓王。〈748-834〉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嵩嶽受具，初習相部及毗尼。既遊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為眾僧行粥次。

馬祖問：「桶裏是甚麼？」

南泉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

馬祖便休。自是同參無敢詰問。

貞元十一年，鵝錫池陽（安徽省池州），不下南泉山有三十餘載，諸方目為郢匠。

南泉山下有一菴主。有人謂菴主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

菴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設有出入即生死）

師聞乃令趙州去勸。州去便設拜，主卻不顧。州從東過西，又從西過東，主亦不顧。

趙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

南泉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攜茶一瓶，盞三隻到菴，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
菴主曰：「昨日底是甚麼？」

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

〈雪竇顯云：「大小南泉趙州，被這擔板漢勘破。」〉

南泉一日偶至一莊所，莊主預知作備迎奉。

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

莊主曰：「昨日夜夢土地來報，和尚今日到來。」原文「昨夜土地報道，」

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

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覷見。」

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智圓感曰：「修行辦道，龍天護法本自有之。若感得鬼神，當自慎而愧之。」南泉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的提示，真修行者的起心動念處，更應戒慎之，如是者方名修行辦道。若誇耀神通，暢論鬼神顯蹟者，是否有商量處？因一般的神通，其實是跟鬼神打交道，鬼道眾生是三界六道，這個因緣不脫，談什麼了生脫死，超三界證無生法忍呢？若真大徹大悟者，親見佛菩薩於時時刻刻。故六祖曰：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又曰大智慧到彼岸。」

卅三、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南二馬祖一嗣）

盤山上堂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慈明圓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

徑山杲云：「向上一路，熱碗鳴聲。」

天童傑云：「向上一路，掘地覓天。」

天寧琦云：「諸大老盡力道，只發明得向下一路。若是向上一路，驢年夢見麼？」

天童恣云：「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抱贓叫屈作麼？」

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且莫詐明頭。」

妙喜道：「向上一路，熱碗鳴聲，合眼跳黃河。」

千巖道：「向上一路，在你腳底，接竹點青天。」

先老人道：「向上一路，踏破草鞋，獼猴倒上樹。」這五個漢被山僧一時領過了也。畢竟作麼生是向上一路。拈拄杖起身云：「歸堂喫茶。」

開先金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者一隊漢盡力道，只道得向下一路。若是向上一路，又豈止未夢見在。要識向上一路麼？」、良久云：「屋漏看星眠。」〈何必多此一舉。〉海門涌云：「本來一條徑直大路，被者夥老古錐指點一上，返成迂曲，致使疲極之輩退失寶所。海門豈可坐視。今日要使渠一個個就路還家。乃驀地掀倒禪床竟歸方丈。」〈諸人好看，拍案叫絕。〉

〈智圓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祖師大德古來拈頌無數，略標數則供參。若要我來解『向上一路。』即無開口處，故曰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到底指甚心、見甚佛？不直下心源參去，到底「這」是甚？又怎麼參怎麼見悟個甚？古大德千言萬卷，誨人無數，但這「向上一路。」見性成佛，非親自發心，勇離生死苦海，立頓超三界志，證無生法忍，精進不懈。無人可代汝，

也無為汝作解，為什麼？凡所有語言文字，及無數公案和拈頌，皆是葛藤，唯有自見自悟自證一途。若肯以一七或三七，仰或七七為期，作個痴呆漢相似，一人與萬人抵似的，勇猛的參它個甚甚至千聖不傳？由地一解，千年暗室，一燈而明。龐居士曰：「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至此方可歸家穩坐，道甚向上向下，傳甚不傳，豈不快哉也！

卅四、北斗面南看

香嚴無聞思聰禪師 汝州（今河南臨汝），香山人。袁州鐵山瓊禪師之法嗣，

初參獨峰禪師。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

〔南泉普願示眾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同雲峰月山等六人，立盟互相究竟，次參淮西無能教禪師。教指示趙州「無」字話令參。

一日面晤同參敬上座。

敬問曰：「你六七年來，有甚見處？」

師曰：「每日只是目前無一物。」

敬曰：「你者（這）一絡索，從甚處來？」

師罔然，乃問曰：「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

敬曰：「不見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便去。

思聰禪師被一撈，直得不知行坐者七日。偶到淨頭寮，疑情不解，食頃乃覺，胸次輕清。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直是通身汗流，遂走見敬上座。敬舉扇曰：「速道！速道！」

思聰遽曰：「舉起分明也妙哉，清風匝匝透人懷。箇中消息無多子，直得通身歡喜來。」自此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及至向上一路，又不得灑落；乃入香巖山過夏，復謁無方普禪師。

普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鼻豎眼橫。」（本面如此無何奇特？）

普曰：「者（這）是學得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普曰：「不問遮箇，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

思聰禪師遂豎起拳曰：「看。」普曰：「好與三十拄杖。」

師拂袖使出。時適值鐵山從高麗回至石霜，師往見之。

鐵山問曰：「仙府何處？」思聰曰：「汝州。」

鐵山曰：「風穴面目如何？」（汝州是風穴延昭祖師的化地。）

思聰禪師將二十年工夫，通說一遍。

鐵山把定咽喉問：「如何是“無”字？」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

（潭州大部分在湖南地區及部分湖北地區。包括今長沙、湘潭、等地。潭州作為城市也是長沙（當時的府治）的古稱。）

鐵山曰：「未在更道？」

師曰：「和尚幾時離高麗？」

鐵山曰：「未在更道？」（鐵山為何肯定的再次說「未在更道？」呢！不是愚聰禪師答話有問題。歸宗曰：「光不透脫。祇為目前有物。」

明眼人前不在言語上討便宜，到不到家，真人前那有開口處？兄弟用心參究去吧！）

師喝一喝！拂袖使出。

鐵山曰：「者（這）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道我發明了。」（這時鐵山慈悲的說：者（這）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在。良駒見鞭而行，

因此奮勇入山精進去也。）

思聰禪師聞而感激，因求決擇，復入光州山中十七年，方得穎脫。（大徹大悟）

（智圓曰：「古人修行用心處，確實不易啊！從初參二十年到入光州山中十七年，不是鐵漢何人肯為？」這時大約在宋末之期，禪宗已到公案禪、話頭禪之際，禪宗語錄和公案，個個朗朗上口，所謂口頭禪是也，而真參修證者少，故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堪驗。時下網路普遍，資料取得更是易如反手，千萬別拿祖師的一言片語，做為自己的見地，如此自誤無有好處，所謂「心光未露，不快漆桶。」明眼人前莫裝聖賢，實際大徹大悟桶底脫落者，名為龍天推出，自然龍天擁護，廣度眾生是其時矣！）

袁州慈化鐵山瓊禪師

〔附鐵山瓊和無能教禪師公案〕

十八出家，首參雪巖欽和尚。一日室中舉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因緣，有省。述偈曰：「一莖草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閑話頭。拈起集雲峰頂月，人前拋作百華毬。」欽深然之○謁東巖，東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麼生會？師曰：「抱贓叫屈。」東曰：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眉間迸出遼天鶻○」上堂云：「冬在月頭，賣被買牛。冬在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曰：「者〈遮〉裏無尾無頭。中道齊休，行也休休，坐也休休，住也休休，臥也休休。〈未知諸仁休休否？〉睡眠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週。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到此，向上一路，萬里崖州，何以見得。靠拄杖，休休。」後示寂，塔於觀音閣後（仰山欽嗣）。

無為天寧無能教禪師

於門首懸一牌云：『謹防惡犬。』竺源盛參，纔跨門便曰：「老和尚為我趕狗。」師便入去。智首座出迎，同坐須臾，師從面前過。

智首座起白師曰：「此上人得得來見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真翁圓嗣）

卅五、如何是佛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南八臨濟宗風穴嗣〕

萊州（山東）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受戒），遍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眾稱為念法華者。而後在風穴會中（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充知客。

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

首山曰：「觀此一眾，豈無人耶？」

風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時下更是比比皆是，要見個漢都難矣。）

首山曰：「如某者如何？」〈勇氣可嘉，毛遂自薦。參學者何避之有也。〉

風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太多人在此擱下，上進無門。〉

首山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

風穴遂上堂，舉世尊以智蓮目（即靈山會上拈花示眾），顧視大眾。乃曰：「正當怎麼時？且道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甚麼？」

首山乃拂袖下去，風穴擲下拄杖歸方丈。

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者，因甚不祇對和尚？」

風穴曰：「念法華、會也！」

次日首山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

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

真園頭曰：「鶉鳩樹頭鳴。」

風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首山曰：「汝作麼生？」

首山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此是首山省念禪師在風穴會下悟道因緣。〉

又一日風穴陞座，顧視大眾。首山便下去，而風穴即歸方丈。

禪說公案

時有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

兆曰：「自家看取。」 師便喝。

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

師曰：「草賊大敗。」

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

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卻。」

師乃先回。舉似風穴。

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

師曰：「好手不張名。」

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

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

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河南省臨汝首山〉

有僧參。師問曰：「近離何處？」 僧曰：「襄州。」

師曰：「夏在何處？」 僧曰：「洞山。」

師曰：「還我洞山鼻孔來。」〈為何要還我洞山鼻孔來？即然從洞山，不會洞山禪。〉 僧曰：「不會。」

師曰：「卻是老僧罪過。」

有僧來參問曰：「如何是佛？」

首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

〔智圓曰：新媳婦坐驢，婆婆阿家〔台語大家〕牽驢走。汝道這不是大顛倒嗎？怎麼是“佛”的意呢？新婦是？或阿家是呢？又如何是“佛”呢？這樣說來，會者自會，不明者還是霧煞煞。和一則偈語供參：〔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即然步行為何又騎水牛呢？這個牛是個什麼模樣的牛呢？即然從橋上過，一定是我人在經過，又為何是橋流水不流呢？這種觀念性的思考模式，我人習以為常。而這無為無相，不增不減，不來不去的清淨自性見，是否有點深度呢？參禪悟道，別具慧眼，方能契入。這「新婦騎驢、阿家牽。」會則恭喜汝了，不會也恭喜，正好起疑？〕

卅六、藏頭白海頭黑

有僧俱禮來參馬祖。懇切的問曰：「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

馬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西堂智藏〕其僧來問西堂。

西堂曰：「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教來問。」

西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其僧又去問百丈。

百丈云：「我到這裏卻不會。」僧卻回舉似馬祖。

馬祖曰：「藏頭白，海頭黑。」

〔智圓曰：看得霧煞煞，不知所云為何？不急待我道來。四句者，一曰有二曰無，三曰亦有亦無，四曰非有非無。這僧問得切，不拖泥帶水，要馬祖離四句絕百非，清楚地回答什麼是西來意？但也問得太猴急。汝是否也急着要知道「西來意」？汝是否也這樣去參學呢？沒錯！問得好問得妙，問得禪師呱呱叫！問題是祖師的回答，無人能知，無人能曉，且又錯怪祖師吝答。其實馬祖很清楚的告訴來參的學僧，但這甚深禪密，非悟道者，又怎能知焉！又有人錯解說馬祖避答，要其僧去問西堂。這就是宗門的禪密，非巷內人，問來問去，就是明說，也無人明瞭，更何況一般學者呢？這甚深禪密，要是汝是大徹大悟者，而不是解悟理悟，宗門的實參實證功夫，怎不清楚祖師的教意呢？其僧如實去問西堂，又如實的去問百丈，再回過頭來一五一十的告訴馬祖。馬祖在這時明白的評論曰：藏頭白，海頭黑。但是來參的這僧，茫然不知，白忙一場，也只留下這段公案，讓各位禪客用心參。如何是藏頭白，海頭黑呢！寫到這裡定有人說：汝一樣也沒解答。〕依文解意淺顯的說西堂露一線故曰白，百丈一句亦無曰黑。而甚深禪密待明人親示，只能說抱歉也！〕是的！在禪曰悟。頓悟自性，先要起疑情，次要參破疑情，名曰頓悟。昔時香巖去參為山，為山曰：甚麼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香巖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尋不到一句可酬對，乃嘆曰畫餅不能充飢。〔請參閱香巖智閑公案〕後來因除草拋瓦擊竹作聲而悟。說偈曰：「一擊心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偶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下機。」為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故知真頓悟者，非口頭禪非文字禪，也不是理解和推理，更不是次地漸進式的解悟，一般的解悟，方便說只是佛學常識。但願有志禪道之同參，能有如此見解，以此精進，時節因緣一到，定有花開見佛，悟道之期。悟後起修名曰真修，方知祖師大德的慈悲和用心。〕

卅七、如何是道

幽州寶積禪師 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豬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

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個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

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舁音魚兩人共抬一物〕。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住盤山寶積。

僧問：「如何是道？」 師便：「咄！」

僧曰：「學人未曉。」 師曰：「去！去！」

〔智圓曰：諸位同參，幽州的悟境是否很奇特，聽到屠者曰：那個不是精底。於此有省。又遇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突然開悟！不論幽州到底悟了什麼，汝是否起疑？沒錯。這樣的悟實是少有，也很另類，可說是古今罕見。所以我們參禪作功夫，一、勿輕初學，二、勿低估沒讀書的俗人，三、勿自持見地過人。必竟參禪悟道，非一般常情所可比喻。每一個人的悟緣，因業識和根性的不同，假如問如何修行？一萬個人之來作問券，所答不盡相同。有人喜歡念佛有人中意修密，當然有人會喜歡參禪，再問如何是禪？更是千差萬別。有聽聲音開悟，有因跌倒開悟，有聽經或閱讀經典開悟，有因祖師棒喝開悟，不一而足。但常有禪客開悟時，找不到人應證和指導，以及悟後如何保任，保任期如何修行。這是很嚴肅的問題，應當禮敬大善知識，虔誠參學方是。〕

卅八、甚麼是“這個”

五洩山靈默禪師

初謁馬祖，次謁石頭。

見面即問曰：「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

石頭隨後召曰：「闍黎。」五洩聞召回首。

石頭又曰：「從生至死祇是“這個”，回頭轉腦作麼？」

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

〔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

〈甚麼是“這個”又甚麼是“那個”，宗門祖師言語，不是無矢放的，要體取那不言言，不以視視，不以名名而得者，當下承當底事，方有少分相應。否則窮山窮海，千里萬里，卻被喚猶涉在途，慎思矣！〉

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眾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倘固違言，非吾之子。」

時有僧問曰：「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僧又問曰：「某甲何不見？」

師曰：「非眼所睹。」言畢奄然而化。〈無法用肉眼去看，唯法眼佛眼所能見之。〉

〈五洩法語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這法身圓寂，汝明否？〉

〈智圓曰：甚麼是“這個”又甚麼是“那個”，宗門祖師言話，不是無矢放的，要體取那不以言言，不以視視，不以名名而得者，當下承當底事，方有少分相應。否則窮山窮水，千里萬里，卻被喚猶涉在途，慎思矣！然什麼是法身，夾山曰：「法身無相。」這無相無無相的法身，不生不滅的理。對初參來說，確實不易體會，而老參難在透□出，故洞山云：猶涉在途。大善智識在行棒行喝之當下，要汝能親證，所謂悟即得。如果只在文字上作解，說東解西，講有道無，只在相說，窮說無盡終□能明了，不如親證。

古德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

卅九、利蹤禪師的看狗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 〈有名的利蹤狗〉 澶州周氏子 〈河北〉，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 〈浙江衢縣〉 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元二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巖，開創業院。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

臨濟會下有二僧來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 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或有人問：「如何是」子湖狗。」

師曰：「嗥！嗥！」 〈音豪狗叫聲〉 僧無語，師便歸方丈。

有尼到參。

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 對曰：「不敢！」

禪說公案

師曰：「左轉、右轉！」對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師一夜於僧堂前大叫曰：「有賊！有賊！」眾皆驚動，有一僧在堂內跑出。

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也！」僧急曰：「不是某甲！」

師卻曰：『是即是，祇是汝不肯承當。』

〈智圓曰：這捉賊公案，汝辨得來否？只是這僧被捉，急得尿屎直流，喪身失命的說：「不是某甲。」禪師的大悲心，付之東流，却也露一線曙光。』是即是，祇是汝不肯承當。』

與勝光和尚鉏園次，師驀按鑊回視光曰：「事即不無，擬心即差。」

光回便問曰：「如何是『事』。」被師攔胸踏倒，於是勝光從此有省。〈若如此教人，老命不保矣。趙若如是尚請海涵。〉

〈智圓曰：什麼是「事即不無，擬心即差」。這勝光和尚挨一脚踏才省悟過來。請問貴禪客，這無影定心脚汝吃得嗎？若有朝一日，有這一腳時？能□當否？〉

有頌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麤。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

師初住子湖巖，山下有戶陶家，無子，夫婦日夕焚禱。

師一日過而問曰：「爾何所祈。」

陶告之故。師曰：「汝施我竹。我施汝子。」陶遂施竹，其夕感異夢，隨舉一男，眾因號師為神力禪師。廣明元年示寂，世壽八十一，法臘六十一。塔於本山。

四十、那個是如來

大珠慧海禪師自得法於馬祖後，以受業師年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

祖覽訖，謂眾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

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

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眾皆茫然。 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

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 僧曰：「禪師家渾如此？！」

師卻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 僧曰：「講金剛經。」

師曰：「講幾座來？」 僧曰：「二十餘座。」

師曰：「此經是阿誰說？」 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

大珠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個是如來？」

僧曰：「某甲到此卻迷去。」

大珠曰：「從來未悟，說甚卻迷。」

僧曰：「請禪師為說。」

大珠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卻不識如來？」 僧禮拜曰：「願垂開示。」

大珠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卻。」 僧曰：「是諸法如義。」

大珠曰：「大德是亦未是。」 僧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

大珠曰：「大德如否？」 僧曰：「如。」

大珠曰：「木石如否？」 僧曰：「如。」

大珠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 僧曰：「無二。」

大珠曰：「大德與木石為何不別。」 僧無對，良久又問曰：「如何得大涅槃？」

大珠曰：「不造生死業。」 僧曰：「如何是生死業？」

大珠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

僧曰：「云何即得解脫？」

大珠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

僧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 禮謝而去。

〈可惜還是鬼家活計，日下挑燈。講《金剛經》的座主，為何不識「如來」，這問題很嚴重，講《金剛經》的法師，是否另具慧眼，有誰能知呢？或者只是依文作解。禪師常曰：「離言說相，離心緣相。」作功夫不能得力者，皆因以自聞覺知上的知見，化作知識學問，

把古人的傳法語錄，當作自己的見地和境界。成為牢不可破的意識形態。此正謂「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而禪師家正好相反，一棒斬斷疑根，那有汝意思分別，迷頭認影之閒岔。悟即得，不悟不得的禪門大法，確是見性成佛道的，最快最直接的上乘法門，今有緣得而見之，理應契而不捨，發長遠精進心，見性成佛道，以報佛恩。〈

四十一、日下孤燈

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

有講僧來參。

國師問：「座主蘊何事業？」

僧對曰：「講華嚴經。」

國師曰：「有幾種法界？」

僧對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

國師豎起拂子曰：「這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無語。

國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

〈為什麼曰：「鬼家活計，日下孤燈。」一切語言文字，音聲造作，總在相上打轉。若能離一切相，不著一切相，迴光返照，參個「真佛住處」，當下明了即得，若不能明白，要解有幾重法界，別說現今科學，生化物理醫學，也無法詳細解說。為何！只因自心本性無相故也。這無相的真如自性，起一念心去求，求而轉失，用語言文字去說明，越說越迷糊。所以祖師大德，用參公案參話頭，應用種種方便，行棒行喝，只為你識得這「佛」。所以明心見性，成為參禪修行證果的首要課題。何也？念佛為見佛生西。若不知佛是何？念佛是誰？妄念念妄，佛在何處？念佛者迷在唸，因空唸尋聲，聲是塵、聞是根。十八根塵識不了，何時得作佛去呢？參禪者迷在心，以

心為佛。故南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這心是指意識心，非自心佛性。〈此是現代文學的盲點。〉意根參禪名曰解悟，即是識知辨聰的瞭解，非宗門的頓悟自性。若何曰頓悟呢？譬如你身陷黑暗牢籠，終日苦惱，求出無門，突遇牢破籠解，頓離苦惱，喜見天日。而這天日不曾離，只是汝不見。牢籠也不曾有，是汝妄執諸見自纏。六祖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千年妙法，祖師不吝頻言於〈傳燈錄〉、〈五燈會元〉、〈指月錄〉。以及〈達磨悟性法論〉，〈五祖最上乘論〉，〈黃蘗傳心法要〉等。公案記載實修實證的過程，若能以身當境，用心參究定有所得。或能親自參請各大善知識，有大善知識指導，收事半功倍之效，可謂善哉！

四十二、一味禪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一日大愚來辭師。

歸宗問曰：「甚處去？」

大愚曰：「諸方學五味禪去。」

歸宗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

大愚便問曰：「如何是一味禪？」

師便打。大愚忽然大悟云：「嗟！我會也。」

歸宗云：「道！道！」

大愚擬開口，師又打趁出。

大愚後到黃蘗舉前話。

黃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個個肩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

〈什麼是五味禪。其一、是外道禪，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其二、是凡夫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其三、是小乘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其四、是大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其五、是最上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

什麼是歸宗的一味禪呢！

若要智圓解一味禪，只好問取露柱去。為何呢？自世尊拈花微笑，摩訶伽葉會意。佛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伽葉。並在多子塔前，命摩訶伽葉分座，以僧伽梨圍之。乃告云：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無令斷絕，是為西天初祖。阿難尊者為西天二祖。阿難尊者一日問摩訶伽葉曰：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個甚麼。伽葉召阿難。阿難應諾。伽葉曰：倒卻門前刹竿著。一路遞傳至菩提達磨為東土初祖。到六祖慧能大師，在五祖會下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頓悟自性而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不動搖、能生萬法。」宗門於是大興，一花開五葉，宗門傳的就是這一味禪。這一味禪以心印心，不立文字，實相無相，稱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極則的教法，頓悟自性，見性成佛，不立階位。所謂道也不得，不道也不得。只在契悟這，「一念頓超無量劫，無來無去亦無住」。的真如自性微妙法門是也。〉

四十三、無人識得渠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

〈不知何方及姓氏〉遊方時。

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

雲居曰：「祇為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

石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

雲蓋曰：「和尚為甚麼不奈何？」

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

有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

石霜曰：「堂中事作麼生？」

其僧無對，後經半年。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

石霜曰：「道即忒煞道，卻祇道得八成。」

僧曰：「和尚又且如何？」

石霜曰：「無人識得渠。」

雲蓋得知乃禮拜，乞請為舉。〈雲蓋聽到這消息，很相應契和的來禮拜石霜。〉

石霜不肯。雲蓋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

石霜曰：「得在？」〈得在？意為可以這樣嗎？〉雲蓋卻頻禮拜。〈真誠懇心求學，感動大知善識，方便露一線也是善哉。〉

石霜曰：「無人識得渠。」雲蓋於言下頓省。

〈「無人接得渠」和「無人識得渠」相去多少？禪宗公案的語句，是當時的語體，目前語文有別，漢文底子不強者，很難瞭解對話的意思，便成障礙難懂。將原文以白話寫出，試着去體會禪師的對話。

有僧來參問曰：「如果關閉根塵意識分別心就不用說，假使在一切時中，行住坐臥，種種造作，意識分別時如何得體會去？」

石霜就回答說：「你能做得主的那主人翁，它又怎麼主持呢？」

這僧很有把握的說：「沒有一個可以代替他的。」

石霜又回答說：「講得不錯，但只講八九成而已。」

這僧有點不高興的問說：「那麼和尚又有什麼高見呢？」

石霜說：「不是語言文字意識分別，可以識得的這個。」稱作「無人識得渠」。〈這個「無人識」，很難體會，故藥山祖師曰：「千聖亦不識。」「這個不識」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名為禪密。〉

這樣用白語講出，原來意思就會感到很勉強，反而將其中的禪意扭曲了，勉強加以註解，會使只能意會默契的禪，更多一層障礙。所以要學禪者，要先把漢學搞好，才方便研究公案，但假使汝是見性開悟者，所有百千個公案，都在證明這「佛心禪意」而已。看公案有如觀白掌紋，那又有何難哉。不論識與不識，請千萬別先落意識分別來研究公案。但其中有感到會震撼動容的公案，稱相應底意者，可靜思參究，日久定有消息，所謂久參有禪，故曰：「滴水穿石，鐵杵成針」之謂也。〉

四十四、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在道吾為侍者，因過茶與吾。

道吾提起盞〔音斬小杯子〕曰：「是邪是正。」

師叉手近前目視道吾。道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

師曰：「某甲不恁麼道。」

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

道吾曰：「汝不虛為吾侍者。」師便禮拜。

〔此時漸源之境，請問諸禪者，是悟還是意識分別心的作用呢？若是已悟，何以不知道吾所說的「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呢。若是沒有見地，何以道吾曰：汝不虛為吾侍者。師便禮拜。參禪到此須具慧眼，若不具慧眼者，名為「毘瑠亂玉，泥水不分。」〕

一日侍道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拊棺曰：「生耶死耶！」

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師曰：「為甚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

歸至途中，漸源謂道吾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

道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

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

師乃禮辭，隱於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卻怨先師。」先師既沒，惟石霜是嫡嗣，必為證明，乃造石霜。

石霜一見便問曰：「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在村院寄足。」

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

師起身進前曰：「卻請和尚道一轉語。」

石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卻持鋤復到石霜處。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

石霜見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

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

石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鋤肩上便出。

〈看公案要知道重點，「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和「這裏針劄不入」。為什麼？我們念佛、修密、參禪、作觀等，都是在著力用功，所謂「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呢？又用甚麼去著力呢？一念倏起，就是著力就是處，故《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悟了這針劄不入處，即名見道。那又怎麼才能悟入呢？參話頭、參公案、念佛、作觀、持咒等。能悟入見性便是好法門。石霜的「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漸源在這轉語上得到肯定，故持鋤肩上便出，就在表明他的見地，已悟明「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前後經三年，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

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也。」這就是漸源的得力處，也許汝的因緣相應。正好用功參一句什麼是「不見道」什麼是「針筍不入」。有同參道友很努力用功修行，但總覺得使不上力，佛法也懂得不少，說也說上幾句經文，就是沒能力擔帶和受到肯定，這個境界就如漸源，不得不隱於村院，俟因緣成熟，忽因一解，這叫有現量的悟境，從此大搖大擺大話佛法，逍遙自在去也。〈

四十五、東壁打倒西壁

臨安靈隱濟顛道濟禪師 浙江天台人，宋高宗李駙馬之後。父茂春，官春坊贊善。母王氏，夢吞日光而生。年甫十八，二親俱喪，投靈隱瞎堂遠公出家，得其密印。

後居淨慈，放曠不羈，言行叵測，淫坊酒肆，不避譏嫌，時號為濟顛。

臨終作偈曰：「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倒西壁。於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入滅後數日，有僧遇於六和塔下，復附書歸。

後有頌曰：「看不著，錯認笨籬是木勺。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斷黃金索。幼年曾到鴈門關，老去分明醉眼看。憶昔面前當一箭，至今猶自骨毛寒。祇因面目無人識，又往天台走一番。」（靈隱遠嗣）

〈道濟禪師的公案，出〈續指月錄〉卷一。禪師的傳奇事蹟甚多，真偽無從考證，也非我意，喜作探討史學者為之。今就禪學來說，最重要的臨終偈曰：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倒西壁。於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是今天討論的主題。禪師家常以「東壁打倒西壁。」來考問學生的悟境和見地。所謂學道要具慧眼，並且古文的基礎要好，這裡為何祇說東西不曰南北呢？為何不說東西牆而曰東西壁呢？這比喻非到家漢能明了，有人會說不清楚闡明呢？天白山青水藍是現象界，可說可寫，無相無為的自性，非言語筆墨可到，唯證者達

焉。所謂悟要直悟，學要直學，功夫到家自然明了，別人解義總非自物。道濟禪師的禪定功夫，由偈語中可知一二，而不現瘋顛酒肆淫坊，是在掩飾其真面目，如布袋和尚和豐干與拾得。但傳說中的種種神異，並不見於佛門典籍。另一句「依舊水連天碧。」更是直接了當的說明，圓明光透，自在無礙，歸去來兮也！

四十六、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

佛燈守珣禪師 號佛燈，吉安州人氏，俗姓施。〔北宋神宗元豐二年，卒于南宋高宗紹興四年（1079—1134年），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五。〕早歲禮道才法師披剃出家。初往徑山謁常悟禪師不契，再參廣鑑瑛，而後來謁佛鑑禪師。佛鑑孤硬，隨眾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大被也）而矢曰：「此生不悟，不展此也。」於是晝坐宵立，逾七七日，憊甚。（非常疲困）適佛鑑垂語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踴躍便出法堂，往見鑑。

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

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

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

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

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抬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

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眾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

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

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令不知忽推珣入水。

佛果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守珣對曰：「潭深魚聚。」

佛果曰：「見後如何？」守珣曰：「樹高招風。」

佛果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守珣曰：「伸腳在縮腳裏。」佛果乃大笑。

〈這是修行辦道的大關鍵，能發生死心，立誓不悟不起，決定悟道的契機，待機熟緣至，卡查一解，大悟現前豈也快哉！汝若如此決定志，可喜可賀，但難者喜挑便宜，簡揀古人語句當禪來解，何時出頭呢？常見人言「當下一念是佛。」「即心是佛。」朗朗上口，自稱會禪。若問他昨夜酒樓會飲時如何？保證閉口無言，如此以意識分別妄想心為佛者，當不難分辨真偽，而總攔古人名言也非真，禪為一時頓入曰悟。如暗室燃燈，一時頓現，而非由暗漸漸明起，由暗漸明是解悟，非宗門所言的【頓悟】。恐汝錯認而不也。

諸禪友勿錯會「伸腳在縮腳裏」的底意，汝若將此名言為禪，那可真冤枉也。什麼是禪？自「參去」。

四十七、德山末後句

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峰正曬飯巾次。

雪峰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

德山便歸方丈，雪峰舉似巖頭。

巖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

德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去問曰：「汝不肯老僧那？」

巖頭遂密啟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

巖頭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

山果三年後示寂。〔智圓曰：「德山末後句，謎倒天下僧。有句與無句，末後出牢犁。」〕

〈另有公案。〉

神京百花陀報國寺玉輪滿禪師 小參時。有僧問：「選佛場開即不問，德山托鉢事如何？」

滿禪師曰：「日烘山色煖，冰解凍聲寒。」

僧曰：「雪峰與麼道，德山便歸方丈。此意如何？」

滿禪師曰：「好音在耳人皆聽。」〈本來如此，何奇之有。〉

僧曰：「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如何是末後句？」

滿禪師曰：「古路毒蛇頭戴角。」〈這「古路毒蛇頭戴角。」非等閒句，但這學僧悟不來，儘道無義話，空負禪師心。〉

僧又問曰：「巖頭、雪峰，一挨一拶，是何心行？」

滿禪師曰：「死柴頭上有生煙。」〈冷火抽煙〉

僧曰：「德山明日陞堂，果爾不同。且道明甚麼邊事？」

滿禪師曰：「不因樵子徑，怎到葛洪家。」

僧曰：「巖頭撫掌受記，又如何？」

滿禪師曰：「門前禾已熟，稚叟盡高歌。」

僧曰：「德山果中其言麼？」 滿禪師曰：「瞎。」 僧作禮而去。〈裝模作樣做麼？〉

滿禪師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空費力氣，不如閑。〉

乃曰：「德山施閭外之機，運籌帷幄。」雪峰奉全提之令，奔走道途。巖頭拍板無腔，風清八極。雖然迴出常倫，未免通身漏逗。有人檢點得出，許伊親見作家。其或未然，更聽一頌：

頌曰：「金鎚擊碎玉珊瑚，此老家風總不堪。時把一聲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古田元嗣）。

〈碧巖錄〉云：「雪峰在德山會下作飯頭。一口齋晚，德山托鉢下至法堂。」峰云：「鐘未鳴鼓未響，這老漢，托鉢向什麼處去？」山無語，低頭歸方丈，雪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語。」山聞令侍者喚至方丈，問巖頭曰：「汝不肯老僧那？」巖頭密

啓其語。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巖頭於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他何。」雖然如是，祇得三年。

此公案中，如雪峰見德山無語，將謂得便宜，殊不知著賊了也。蓋爲他曾著賊來，後來亦解做賊。所以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有者道巖頭勝雪峰，則錯會了也。巖頭常用此機示衆云：「明眼漢沒窠臼，卻物爲上，逐物爲下。」這末後句，設使親見祖師來，也理會不得。

德山齋晚，老子自捧鉢下法堂去，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雪竇拈云：「曾聞說個獨眼龍，原來祇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個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知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自古及今，公案萬別千差，如荆棘林相似，爾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三世諸佛，立在下風，爾若透不得，巖頭道：「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祇這一句自然有出身處。

〈雪竇頌〉云：「末後句，爲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岩雪。」

末後句，爲君說。〈雪竇頌〉此末後句，他意極有落草相爲。頌則殺頌，祇頌毛彩些子。若要透見也未在，更敢開大口便道，明暗雙雙底時節。與爾開一線路，亦與爾一句打殺了也。末後更與爾註解。〈諸者諸君！自看白點、自悟自證去。〉

無門曰：「若是末後句，巖頭德山俱未夢見在。檢點將來好，似一棚傀儡。」

頌曰：「識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末後與最初，不是者一句。」

〔有關德山末後句的公案，整理出相關文獻，或許汝等有更好的資料，也不妨提供大家研究。雖然公案並沒有明_二不何者為末後句，留待各位同參自_一參究去吧！〕

四十八、四山相逼時如何

洞山因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師遂至。〔有僧因病在延壽堂養息；即往生室或安寧室。〕

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

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

僧曰：「某是大闡提人家男女。」

師良久。〔語是默，默時語。〕

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古人言語如謎，四山相逼意為四大不調，身體有病時如何？地水火風如山相逼，地曰脾胃，水曰腎臟和泌尿系統，火為肝火發炎等，風為肺病及心肺功能失調等症。〕

禪說公案

師曰：「老僧亦曾從人家屋簷下過。」 僧曰：「回互不回互？」

師曰：「不回互。」 僧曰：「教某甲向甚處去？」

師曰：「粟畬裏去。」〔畬音余，粟畬即粟熟待收之田。〕

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

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昭覺勤云：大凡行腳人，正要透脫者一件事。者僧既是大闡提人家男女，直至四山相逼手脚忙亂。若不是洞山具大慈悲，放一線道，與他平展，爭解恁麼去。〕〔修行辨道，切莫直至四山相逼手脚忙亂，等誰相救？〕

所以古人道，臨終之際，若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人驢胎馬腹去。祇如洞山道：「我亦從人家屋簷下過。粟畬裏去。」鼎鼎礙四山不礙四山。到者裏須是桶底子脫始得。且道洞山意作麼生？金雞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祇解恁麼去。〕

〔四山相逼的公案，有多位大善知識為汝等註解，當不難明瞭。因昭覺勤云：「臨終之際，若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人驢胎馬腹去。」大難！大難！〕

四十九、漂墮羅刹鬼國

前言：〈指月錄〉僅記見于頔相國的公案。〈高僧傳〉且只記生平，而無公案的記載，為方便參學，納而記之。

釋道通，姓何氏，廬江人。其為童也持重寡辭，見佛形像必對禮，嘆詠不捨。因父宦于泉州南安，便求捨卅（卅歲出離也），披緇誦經，合格敕度之，當天寶初載也。

時道一禪師肇化建陽佛跡巖聚徒，通往焉。一師於臨川南康龔公山，亦影隨而去。然誓遊方吳越之間，台明山谷靡不登陟。迨乎迴錫江西泐潭山門，勵心僧務不憚勤苦。

貞元二年，往南嶽見石頭禪師，猶采縷加朱藍之色也。四年，大寂禪師垂欲歸化，昌言曰：「夫玉石潤山秀利益汝道業，遇可居之。」通聞此言，且同隱讖，殊不詳練。〈道通知是讖，並不詳加追究〉其年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京洛，迴至唐州西，有山峰孤林密，四絕人煙，實有塵外之趣，乃問鄉人，云：「此山是紫玉山。」通方憶大寂之懸記。我合居是峰也。

乃陟崔嵬，見山脊有石方正，其色紫玉瑩然。嘆曰：「號紫玉者合其稱也，先師之言非虛記也。」挂錫解囊，參學之徒霧集，始則誅茅構舍，刺史李道古作意為建禪宮焉。

一日于頔相公（頔同頃，出康熙）參問曰：「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

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怎麼事作麼？」于公失色。

師乃指曰：「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理向紫玉山中。」

公聞乃謁見藥山。

山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

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

山曰：「有疑但問。」

公曰：「如何是佛。」

山召于頔。

公應諾。

山曰：「是甚麼？」

公于此有省。

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出參禮百丈山海禪師，迴見通。通愀然作色：「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曳杖徑去襄州，道俗皆迎。

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春秋八十三。一云故相國于頔最所歸心，尚書李翱禮重焉。

頔曰：「紫玉有山出道通，于頔來參。懵懂。羅刹鬼國飄來處，一聲于公現獅吼。」

五十、禮底是甚麼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 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也。

因禮佛次。

有禪者問曰：「座主禮底是甚麼？」

師曰：「是禮佛。」

〈即通禪師〉

禪者乃指像曰：「這個是何物？」

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曰：「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

禪說公案

禪者曰：「座主幾夏耶？」

師曰：「十夏。」〈出家人的僧臘，十夏是出家已十年。〉

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

師轉茫然。

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為。」

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

《通禪師在百丈處得個人處，但查〈五燈會元〉、〈指月錄〉、〈傳燈錄〉沒有參學記載過程》

師住後。一日召仰山曰：「將床子來。」山將到。

師曰：「卻送本處著。」山從之。

師召：「慧寂。」山應：「諾。」

師曰：「床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枕头。」

師曰：「枕头這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

師復召慧寂。山應：「諾。」

師曰：「是甚麼？」山無對。

師曰：「去！」通禪師中毒，旁及仰山。

智圓曰：「無奇無味更無物，公案淡定不特殊。此是疑情頓起處，莫謂易得卻掉珠。」

五十一、心如工伎兒 意如和伎者

有蜀人亮座主，頗講經論，來參馬祖道一禪師。

馬祖問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座主曰：「不敢。」

馬祖曰：「將甚麼講？」座主曰：「將心講。」

馬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

座主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

馬祖曰：「卻是虛空講得。」

座主不肯，便出。將下階。馬祖召喚曰：「座主」座主回首。〈自然反應〉

馬祖曰：「是甚麼？」座主豁然大悟。便禮拜。《奇怪的座主，能講經論沒悟道，馬祖一喚卻悟了。》

馬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

座主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迷時大講經論，悟來無事神隱。古人如珪無瑕，今人有何相似。〉

〈《古註》有僧來參真淨，問曰：「如何是道？」〉

真淨曰：「寶公云：『若欲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汝今求佛道，虛空向汝道甚麼？」其僧於言下大悟。

妙喜曰：「如今講人，纔聞宗師說卻是虛空講得，便向虛空裏東撈西摸。」〈

五十二、今日相逢，在前變障

僧文通慧者。〈有僧名文通慧〉河南開封府、白雲寺僧也，其師令掌盥盆。偶有市鮮者，濯於盆。文慧擊之，遽隕。〈因有不識者入寺濯玩其盥盆，文怒甚而將此人擊斃。〉

因潛奔華州、總持寺，久之為長老，蓋二十年餘矣！

一日忽語其徒曰：「二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眾問故。〈徒眾不明卻問為甚？〉

文曰：「日午當自知之。遂趺坐以俟時。」

張浚統兵至關中，有一兵卒持弓矢，至法堂瞪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待久矣。」

卒曰：「素未相面，今見而恚心不可遏，即欲相戕〈怒心不息，想殺你〉，何耶？」

文語以昔故。〈遂將過去的這段因緣，告訴這兵卒。〉

卒遽說偈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之已立化矣！

文即索筆書偈曰：「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卻是在前變障。」書畢泊然而化。

〈智圓曰：這簡短的公案，雖不說大道理，但發人深省。何也？吾人之一切，有事業不順者，不婚姻不如意者，有常年病魔纏身者。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汝是否嘆曰：「時不我也，天不眷顧我矣！」孰不知因果歷歷在目，我人歷劫以來，功過多寡，福禍多寡。有人百事順利，身安體健。有人災禍年年，百疾不安。這吉祥仰或不安，實是自己的明鏡，苟有不如意者，正好著力修行，懺悔前愆，一心向善。有偈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淨水讚云：「楊枝淨水遍灑三千，性空八德利人天。福壽廣增延，滅罪消

愆，火焰化紅蓮。」古人教育在學仁行義。故子曰：「仁者、義之本也，義者、仁之節也」。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四維八德怎可不倡又毀之呢？世道之不行者亂，行事之不仁者狂。諸修行人，更以慈悲濟人利物為要務，故重誌之。」

五十三、去東門死

鎮州普化和尚。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禪師，並密受記別，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此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

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面八方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

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

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凡見人無有高下，皆振鐸一聲。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曰：「乞我一錢。」

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

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

師嘗於闌闌間，搖鐸唱曰：「覓個去處不可得。」

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

師曰：「汝從甚麼處來？」

道吾無語，師掣手便去。

臨濟初開堂，師首往贊佐，唐咸通初年將示滅。

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個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

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眾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

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

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

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惟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智圓頌曰：「怪哉普化師，何門不能出。東門即不是，北門遁神馳。」

五十四、有天堂地獄否

西堂智藏禪師 虔化人也。姓廖氏，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睹其殊表，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為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往佛跡巖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為入室，皆承印記。

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

士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士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

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

士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

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士曰：「他道一切總無。」

師曰：「汝有妻否？」士曰：「有。」

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 士曰：「無。」

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 俗士禮謝而去。

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臘五十五，憲宗諡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真，至穆宗重諡大覺禪師。

五十六、麻三斤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 鳳翔良原傅氏子。兒時，聞鐘梵聲輒不食，危坐終日。年十六，跪求母呂氏出家，呂許之。依渭州崆峒志諡剃髮，詣涇州舍利律師淨圓受具。始遊律講，旋棄去，首參雲門。

雲門問：「近離甚處？」 師曰：「查渡。」

雲門曰：「夏在甚處？」 師曰：「湖南報慈。」

雲門曰：「幾時離彼？」 師曰：「八月二十五。」

雲門曰：「放汝三頓棒。」 師至明日，卻上問訊曰：「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

雲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

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卻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

雲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

〈為什麼要吃三頓棒？雲門問：「近離甚處。」並非問汝從何處來，而是說是什麼（○）不能離我而去的。洞山答曰：「查渡。」此即一棒。雲門知道洞山未悟，順他的答話再問：「夏在甚麼處。」答曰：「湖南報慈。」此是一棒。記住禪師問話，絕不說俗道物，唯論生死。六祖問懷讓曰：「甚處來。」曰：「嵩山。」祖曰：「甚麼物恁麼來。」懷讓馬上回神過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洞山到隔日才領會到，再上法堂問訊曰：「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這根基和祖師是否有可比喻？〉雲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雲門袖中藏力，此時亮出金剛王寶劍，殺得汝無開口處。洞山終於悟了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雖然沒有祖師大德的氣勢，也着實悟了。

這個公案雖不吃棒也不喝，柔性的教育，有時不比棒喝差，但還是要看根基和因緣，不要只着一句死話「近離甚處」。洞山行腳參學的修行苦頭，公案並無明示，我們無法了解，但可從他悟後所言知其一二，洞山曰：「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卻多脂帽子。脫卻鶻鼻布衫，教伊灑灑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可見在行腳參學的過程中，彥知吃了不少苦頭。所以參禪的要務，勿急求開悟，所謂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把這參學的疑情，蘊在心中，行也如是，坐也如是，福德因緣一到，那怕十年三十年，突然一解任因。如脫韁野馬，去籠閑鶴，傲遊長空也矣。當不虛老祖宗的所行所言，瀝瀝明證在先，只是我等不明也。

有僧問：如何是佛？

洞山曰：麻三斤。

這則是洞山守初禪師有名的公案。有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

當時很多人參這則公案，也無人透出。智圓在此饒舌，在這則公案的前後因緣，和各位同參研究。有人解曰因洞山作庫司，正在秤

麻，順便答曰：「麻三斤。」禪宗的規矩，問僧要俱威儀禮拜在先，禪師坐定後才能作答並回話，可參看永嘉參六祖章，大珠參馬祖等。沒見過大禪師，在庫房裡回答來參的問僧，此其一也。洞山初參雲門得悟是雲門法嗣（見公案）。雲門在雪峰處，有僧來參，問曰：「如何是『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雪峰云：「蒼大！蒼大！」僧不會。遂問文偃禪師（當時是學僧未創雲門），蒼天意旨如何。文偃禪師云：「三斤麻，一疋布。」僧云不會。文偃禪師云：「更奉三尺竹。」其實洞山守初的「麻三斤」，是師父雲門文偃的宗風。是其一也。洞山守初的「麻三斤」不是隨便回答來參的問僧，這是不容置疑的，要知道「麻三斤」的底意，直接參「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更容易的當。〈

五十六、布衫重七斤

有僧問趙州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趙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

此僧却不似那僧疑也，空使趙州舌頭拖地。道箇「七斤衫」乾沒一星事，其意云何？蓋謂秤尾不鮮故無買者。今昔叢林中，「多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此一法余杜田說破，然後會歸一處，使學人易解易曉。故《法華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此一法乃眾生之本源，諸佛之妙道。亦是萬法之母，眾聖之尊。迷之者則輪迴不息，悟之者則了死超生。再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用疑時只疑這一法（於此註明學人易入）。一即是心（此心是靈知之心。非肉團心分別心）心即是一（一者眾聖之王。故號為心王也）。余何故如此分析，切恐學人初入道時，不曾請益師開說，得疑情上明白，學人又不會次第請問，又不遇良朋善友究竟。雖聞有善知識，又不能親近求決擇。於身心之理，卻又執己之見，因而埋沒平生，是可憐也。故余只要學人，向這「一」字上起疑。初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或舉三五次，隨意放收。然後萬法歸一少舉，只在「一」字上起疑。疑者疑此「一」歸何處？而歸何處三字，是考究這「一」，到底向何處安身立命。此三字無疑，疑在「一」上，又恐「一」上疑情不起，再舉畢竟「一」歸何處？舉話頭時，或出聲不出聲皆可，但不得太急，又不得太緩。如擊鐘磬一般，勻調擊之聲則和順。只貴話頭上疑情，得力不得力處取用切，不可信人說不要開口舉話頭。若信此語，閉口禁聲，後必有患也。〕〔「禪宗決疑集指本還真門」闡釋「趙州布衫重七斤」，到底萬法歸一是甚乾矢橛，還是有布衫重七斤，參禪作功夫要如何下手，老祖先賢的垂示，不無道理，所謂參禪貴在疑情頓起，當有破迷啟悟之期。若不起疑情而參，空坐蒲團奚為？西蜀智徹禪師的用功參禪，疑在「一」字，此法甚妙。今宗門則令參「念佛是誰？」在這「誰」字疑去，均是絕妙法門，唯學人自決，字句雖別，同一疑情。何者得宜可自取用，當用作藥餌，貴在起疑，但不可時時更換，要專於一語頭上作功夫，久參必有所得。〕

五十七、虛空之音

鳥叫蟲鳴之聲易得，花紅葉綠易見，但你聽到虛空的音聲嗎？見到空中之色嗎？虛空是否有聲？蒼穹是否有色？說有道無，因人論而知之非真知，自證自明是真善智識。當然禪門論道取證，只為來參學子得而契入，古來公案無數，是諸祖師大德翻山越嶺，涉水渡舟，喪命捨身，問禪求道得證而錄，名曰傳燈或曰指月。就古案今說，也使今之禪客，有個理會商量處，不也幸哉。

洞山良价悟本禪師，自幼歲聰慧，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而後徑來參禮洞山靈祐禪師。

洞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

洞山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師即洞山）洞山曰：「汝試舉一徧看。」

洞山遂舉曰：「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怎麼則眾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為眾生說，不為諸聖說。」僧曰：「眾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眾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剎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

洞山曰：「我這裡亦有，只是罕遇其人。」洞山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洞山豎起拂子曰：「會麼？」

【智圓曰：「拂子豎起落眼根，無聲無語呆頭僧。無情說法難頓入，只為窮劫認聲塵。」】

洞山曰：「不會，請和尚直說。」

為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 洞山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

為山曰：「此去灤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

師遂辭為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

雲巖曰：「無情得聞。」 洞山曰：「和尚聞否？」

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 洞山曰：「某甲為什麼不聞？」

雲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 洞山曰：「不聞。」

雲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 洞山曰：「無情說法，出何典教。」

雲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法。』」

於此洞山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

這虛空的聲音你會了嗎？當然會得，因已說得這麼清楚。但諸禪客萬勿說你悟道了，這還在意識界裡，所謂思而得之非真知。為什麼，把別人的悟境當己，如抱他人之子拳養，終非是自己的。

因音聲悟道的公案，古來不勝眉舉，若由這些公案的因緣，能幫助後來參禪的學子，實也善哉。但最怕因先入為主，以別人的境界，當為自己悟道，反為悟道障礙，願學人能自參自悟自證為上。

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為目前有物。」

僧問曰：「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僧問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僧曰：「不向者如何？」

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僧又問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

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問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

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僧曰：「聞。」

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另外再舉個公案。

雲門文偃在光泰寺，有僧問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何？」

師以拄杖空中敲云：「阿耶！阿耶！」又敲板頭云：「作聲麼？」僧云：「作聲。」

師云：「這俗漢！」，又敲板頭云：「喚甚麼作聲？」

歸宗的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你喚什麼叫聲，什麼是觀音妙智力！”參”

五十八、隻手之聲

日本白隱和尚全集的『隻手之聲』的公案。

有南利沙彌來禮默雷禪師。默雷禪師舉示一隻手示曰：「是什麼聲音，會麼？」南利沙彌曰：「不會。」

禮貌的退出法堂，並思量這個問題。此時窗外傳來奏樂音，高興叫曰：「我會了！」於是又到禪師面前，將聽到的奏樂之聲說向禪師。

默雷禪師曰：「非也！非也！非為隻手之聲。」

南利沙彌暗忖：「何者是隻手之聲？」於是在偏僻寂靜處，思量何者是「隻手之聲？」因偶聽水滴聲，便歡悅地說示禪師，並模擬滴水之聲。

默雷禪師聽後曰：「此是滴水之聲，非是隻手之聲，再參！」

南利沙彌只好退回，於靜處禪坐思惟，何者為是「隻手之聲」。他日復一日，一任風聲、蟬聲、虫鳴、鳥叫聲。經三年往返於默雷禪師處數十次，都無法悟入這「隻手之聲？」他觀照禪心，忽於禪定中，入於三昧而超越聲塵。並舉示默雷禪師，而為印證曰：「無為之聲，是隻手之聲」

南利沙彌大悟嘆曰：「隻手之聲，是無聲之聲。」

智圓曰：「兩手相擊發聲，人人得聞，然單揚隻手，無音無聲無響，不為耳聞。禪師巧渡，隻手揚聲，不涉萬緣，非耳目所到之心聲，窮理盡性，悟而知之謂『隻手之聲』。」憶我 恩師，有日床側站立問安，道寒問暖後，恩師單揚隻手曰：『會嗎？』我一時理會不來曰：『不會。』師曰：『有聲嗎？』即理會師意曰：『響徹雲霄徧法界，眼處聞聲方得知。』師稱善哉，並為說這『隻手之聲』公

禪說公案

案之來由，一時稱善頂禮，師恩浩瀚無以為報，今錄此案供眾同參，願人人得證，個個成佛，是為頌哉。可惜這已明的案，不能再讓初參者頓起疑情了。故欲錄公案，解公案的諸大善知識，是否要慎言乎。

編後感言

『禪說公案』本在智圓部落格中，一年以來的連載所集。經王阿闍黎的督促下，再匯成冊，頁數雖不多，方便不時閱讀，也可為案頭小冊。若有助你修行方便，也不失「正見學會」的同仁，本著一股熱心和幸勞，數日來的努力，始輯成冊。

不錯！這不是甚名人聖典，也非甚佛經道籍，收集的公案也許你也閱過，說了些不關緊要的閑文字，可能你會不屑一顧，也可能被你丟到破紙堆裡去。是的！恭喜你，祝賀你！這時是最妙殊勝的一刻。我也常在閱讀某公案後，疑惑加疑情，破口大罵，並把公案丟出的記錄。就在這一刻的轉折下，疑團、起身、丟書、拍案、大罵之當下，你會體悟出意想不到的消息。但在這之前的行者，最好有過幾次禪七經驗者更妙。〈故經云：動、靜、根、覺、空、滅。是文字相，還是徹頭徹尾的印證在你的這一「因」。百千劫來的迷，頭進頭出不知世，就這一解，悟明佛心自性，非迷非悟，本自不二，大智慧現前。方知世尊諸祖，禪傳千年之秘，因悟而了然於胸，也實善哉！

禪之為禪如畫師，畫像不必量尺寸，頭要多大，眼要幾分，鼻子嘴巴要多少尺寸。黑色要幾克，黃藍紅橙紫要幾厘，畫師靈感一到，揮掃大筆小筆，來來去去不多時，畫像繪就，唯妙唯肖。但若建築師蓋房子，經由設計製圖，定購備妥建材，按圖施工，定時制定量而成，皇為華廈。雖經不同程序和過程，也終得佳作。如何成就道業，禪淨密律，宗派雖別，理至則同。唯問諸仁之願，根性雖別，即成道業，實無法門之別，願共勉之。